

黑牡丹



穆時英詩作

穆時英等著

# 黑牡丹

1934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 前記

本公司所出版之良友圖畫雜誌，歷年來每期刊載文藝小說一二篇，從二十二年起，選稿的標準和以前的稍有不同。這裏刊了十篇，都有重讀一遍的價值。從二十二年一月七十三期起，至二十三年八月八十七期止。另外一部散文集，書名「半日遊程」，彙集良友雜誌上所發表的二十篇散文而成，可以稱爲本書的姊妹集。

趙家璧記 二十三年

穆時英：	黑牡丹……………	一
何家槐：	娛樂……………	二二
巴 金：	玫瑰花的香……………	四一
杜 衡：	寒夜……………	七一
張天翼：	朋友倆……………	八三
馬國亮：	靜靜的溪流……………	一〇七
施塾存：	春陽……………	一三三
葉靈鳳：	朱古律的回憶……………	一五三
魯 彥：	戀愛行進……………	一六五
林徽音：	一個謎的解答……………	一八九

黑牡丹

穆時英



「我愛那個穿黑的，細腰肢，高個兒的，」話從我的嘴裏流出去，玫瑰色的唾  
台酒從麥管裏流到我嘴裏來，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個舞娘了。

她鬢腳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回過腦袋來時，我看見一張高鼻子的長臉，大眼  
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納生底下，長睫毛，嘴唇軟得發膩，耳朵下掛着兩串寶  
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風呢！可是我並不是愛那些東西，我是愛她坐  
在那兒時，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態，和鬢腳那兒的那朵憔悴的花，因為自個兒  
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樂一起來，舞場的每一個角上，都有人搶着向她走來，忽然從我後邊兒鑽  
出了一個穿了晚禮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夥兒裏邊去了。她舞着，從我前面過  
去，一次，兩次……在漿褶的襯衫上，貼着她的臉，低着腦袋，疲倦地，從康納  
生旁邊看着人。在藍的燈下，那雙纖細的黑緞高跟鞋，跟着音符飄動着，那麼夢



幻地，像是天邊一道虹下飛着的烏鴉似地，第五次從我前面舞着過去的時候，「諾波立登之夜」在白的燈光裏消逝了。我一支眼珠子看見她坐下來，微微地喘着氣，一支眼珠子看見那「晚禮服」在我身旁走過，生硬的漿褶襯衫上有了一點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紅得——紅得像什麼呢？只有在吃着Cream的時候，會有那種味覺的。

我高興了起來，像說夢話似地：「我愛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動物和靜物的混血兒！」

她是那麼地疲倦，每一次舞罷回來，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裏的麥管在酒裏浸鬆了，鈎魚桿上的線似地浮到酒面來的時候，我搶到了她：她的腦袋在我的胸前低着，她的臉貼着我的襯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給染紅了。

很疲倦的樣子，我低下腦袋去，在寶塔形的耳墜子上吹噓着。

耳聾子盪着，……風吹着寶塔上風鈴的聲音。在我的臉下，她抬起她的臉來，瞧着我。那麼妖氣的，疲倦的眼光！S.O.S.S.O.S.！再過十秒鐘，我要愛上那疲倦的眼光了。

「爲什麼不說話呢？」

很疲倦的樣子。

「坐到我桌上去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桌上。

「那麼疲倦的樣子！」

「還有點兒感冒呢。」

「爲什麼不在家裏休息一天呢？」

「捲在生活的激流裏，你知道的，喘過一口氣來的時候，已經沉到水底，再也

『浮不起來了。』

『我們這代人是胃的奴隸，肢體的奴隸……都是叫生活壓扁了的人呵！』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裏生活着的，脫離了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烟……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那麼深深地浸在奢侈裏，抓緊着生活，就在這奢侈裏，在生活裏，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機械地，用全速度向前衝刺着，我們究竟是有機體呵……』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你也是很疲倦的人呵！』

『從那兒看出來的？』

『從你笑的樣子。』

「我們都該找一個好的驛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嗎？」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烟。

她也抽着烟。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着椅背。

我們就那麼地坐到下半夜；舞場散了的時候，和那些快樂的人們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風的街上，她沒問我的姓名，我也沒問她的。可是我却覺得壓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減了許多，因為我發覺了一個和我同樣地給生活壓扁了的人。

一個月以後，是一個禮拜六的上午，從紅藍鉛筆，打字機，通知書，速託裏鑽了出來，熱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車裏，身子給汽車顛着，看街頭的風景線，一面：『今天下午應該怎麼地把自個兒培養一下呢？』——那麼地想着，打算回去洗個澡，睡到五點鐘，上飯店去吃一頓豐盛的晚宴，上舞場裏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樣地被生活壓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門口，鉛兵似的管門孩子把門拉開來：

『顧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電梯裏。開電梯的：

『顧先生，下午預備怎麼玩一下吧。』

『預備玩一下。』

出了電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對面的，在舞場裏做音樂師的菲律賓人。他抬了抬帽子：

「去禮拜六啦！」

「禮拜六咧。」

可是禮拜六又怎麼呢？我沒地方兒去。對於給生活壓扁了的人，天地是那麼小阿。

侍者給我開了門，遞給我一封信。我拆開信來：

「奇蹟呢！在我的小花圃裏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豎起來了，那麼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明天是星期尾，到我這兒來玩兩天吧。我晚們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頂刺激的 Sport 呢。快來吧！」

聖五 星晨五

也不想睡覺了。洗了個澡，穿了條白色的高爾夫褲，戴了頂帽盔，也不穿外褂，便坐了街車往郊外聖五的別墅那兒駛去。閉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烟，想着他的白石的小鏡，他的一畦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

聖五是一個帶些隱士風的人，從二十五歲在大學裏畢了業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遺產一同地在這兒住下來。每天喝一杯咖啡，抽兩支烟，坐在露台上，優暇地讀些小說花譜之類的書，黃昏時，獨自個兒聽着無線電播音，忘了世間，也被世間忘了的一個羊皮書那麼雅緻的紳士。每次在他的別墅裏消費了一個星期尾，就覺得在速度的生活裏奔跑着的人真是不幸呵。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睜開眼來時，我已經到了郊外瀝青大道上。心境也輕鬆的夏裝似地爽朗起來。

田原裏充滿着爛熟的菓子香，麥的焦香，帶着阿麻尼亞的輕風把我脊梁上壓着的生  
活的憂慮趕跑了。在那邊墳山旁的大樹底下，樹蔭裏躺着個在抽紙烟的農人。樹裏  
的蟬聲和太陽光一同地佔領了郊外的空間。是在米勒的田舍畫裏呢！

車在一條沙鋪的小徑前停下來。我從小徑裏走去，在那棵大柏樹下拐個灣，便  
看見了那一溜矮木柵，生滿着鬱金香的草地，在露台上的聖五一聽見那隻蘇格蘭種  
的狼狗爬到木柵上狂叫便跳了下來，跑過來啦。

他緊緊地拉着我的手：『老顧，你好嗎？』

『你請我來瞧你的黑牡丹嗎？』

忽然他眼珠子亮了起來：『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咧！』

『瞎說：別是你看聊齋看出來的白日夢吧。』

『真的。回頭我仔細細的告訴你，真像聊齋裏的故事呢。從大前天起的，我

推翻了科學的全部證據。」

我們走進了矮木柵，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說道：「老顧，你又來了嗎？」屋子的嘴張開了，一個穿黑旗袍兒的女子從裏邊兒走了出來，提着隻噴水壺。那張臉怪熱的，像在那兒見過的似的。

「你瞧，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來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

一面嚷着：「肖珠，顧先生來了！」拖着我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風的長臉，鬢腳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庫納生底下，長睫毛，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嘴唇軟得發膩：

……（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她嗎！」——記起了一個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的點了點頭。

「顧先生，請裏邊坐。我去灑了花就來。」

走到裏邊，坐在湖簾的陰影底下，喝着噴溢着泡沫的啤酒：

「聖五，你怎麼提起結婚的。」

「什麼想起結婚！奇遇呢！」

「別說笑話了——」

「怎麼說笑話？真的是牡丹妖呢！可是我現在不能說給你聽，她等回兒就要進來的。她剛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嗎？她不許我告訴第三個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訴  
你。」

吃也吃飽，談笑也談笑飽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們架起了珠羅紗的帳  
子，在帆布床上躺下了，我便問他：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正想對你說，是大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這兒。那晚上一絲風也沒有，只有蚊的叫聲風似地在帳子四面吹着。躺在床光流汗，腦袋上面是那麽大的，靜悄的星空。躺了一會，心倒靜了下來，便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夢裏那活潑的合唱，一面幻想着那些鬱金香圍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紀的舞。忽然我聽見一個腳音悉悉地從沙鋪的小徑上走來，那麽輕輕地，踏在我的夢上面似地。我豎起身子來，那聲音便沒了。我疑心是在做夢。可是，下着細雨似地，悉！悉！一回兒那腳聲又來了！這回我聽出是一個女子的高跟兒鞋聲音。鬼！便睜着眼珠子瞧，只見木柵門那兒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兒裏邊。我剛伸手去拿電筒，便聽見呼的一聲，鮑勃，我的那隻狼狗，躡了過去，直跳出柵門外面。接着便是一聲嚇極了的叫聲從空氣裏直飛過來，是一個女子的嗓子。那穿黑衣服的人回過身子就跑，鮑勃直趕上去。我

拿了電筒跳起來，趕出去，鮑勃已經撲了上去，把那人撲到在地上啦，一點聲音也沒的。那當兒我真給嚇了一跳——別給撲死了，不是玩的！急着趕出去，吆喝着鮑勃，走到前面，拿電筒一照——真給整個兒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誰呢？一個衣服給撕破了幾塊的女子，在黑兒裏，大理石像似地，閉着眼珠子，長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頭髮委在地上，鬢腳那兒還有朱白色的康納生，臉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紅的血，一枝手按着胸脯兒，血從手下淌出來——很可愛的一個姑娘呢！鮑勃還按着她，在嗓子裏嗚嗚着，衝着我搖尾巴。我趕走了鮑勃，把她抱起來時，她忽然睜開眼來，微微地喘着氣道：「快把我抱進去吧！」那麼哀求着的模樣。……」

「她究竟是誰呢？」

「你別急，聽我講下去。到了裏邊，我讓她喝了點水，便問她：「你是誰？怎

麼會鬧得這個模樣兒的？」她不同。就問我浴室在那兒。我告訴她在樓上，她便上去了。等了一個多鐘頭，她下來了，嘴裏咬了一支烟，穿了我的睡衣。洗去了血跡，蓬散着的鬢腳上插着朵康納生，在嘴角插着朵笑的那姑娘簡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她走到我前面，噴了口烟，道：

「爲什麼養了那麼凶的一隻狼狗呢？」

「你究竟是誰呢？不說明白，我是不能留你住在這兒的。」

「你再不趕出來，我真要疑心自個兒是在非洲森林裏，要叫狼給吃了——」那麼地在我的問題圈四面劃着平行線。

「你究竟是誰呢？」逼着她劃一條切線。

「你瞧，這兒也給牠抓破了！」忽然撇開睡衣來，把一個抓破了胸兜，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條傷痕放在我前面。窗外的星星一秒鐘裏邊就全數崩潰了下來，在我眼

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我覺得自個兒是站在赤道線上。「給我塊綳紗吧！」

「我便把自個兒的嘴當了綳紗。以後她就做了我的妻子。」

「那麼你怎麼知道她是牡丹妖呢？」

「第二天她跟我說的。每天早上一起來，她就去給那株黑牡丹灑水的……」  
我差一點笑了出來，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我便忍住了笑。

早上醒來時，在我旁邊的是一隻空了的帆布床，葡萄葉裏透下來的太陽光照得我一身的汗。抬起腦袋來，却見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靜靜地抽着烟，臉上已經沒有了疲倦的，給生活壓扁了的樣子。在早晨的太陽光裏，正像聖五的信裏說的，「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她的臉在優逸的生活裏比一個月前豐腴多了。」

那麼地想着，一翻身，忽然從床上的跌了下去。我爬起來時，她已經站在我旁

邊：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昨天晚上聽聖五講牡丹妖的故事。」

「真的嗎？」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走到裏邊兒去。「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

「聖五呢？」

「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我們先吃早飯吧，不用等他。」我到樓上洗了個澡，換了襯衣下來時，露台上已經排了張小方几，上面擱了兩隻煎蛋，三片土司，一壺咖啡，在對面坐下了一朵黑牡丹。隔着那隻咖啡壺，她那張軟得發膩的嘴唇裏吃着焦黃色的土司，吐着青色的，愉快的話：

「那天晚上是一個舞客強拉我上麗娃栗姐村去玩，他拚命地請我喝混合酒，他

唱着那些流行歌，排着我喜歡的曲子叫音樂師吹，可是他是那麼個討厭的中年人，他是把我當洋娃娃的，……等他送我回去，故意把車繞着中山路去，在哥倫比亞路，忽然停了下來的時候，看了他眼珠子裏的火光，我便明白了。我開了車門就逃下來，他拉住我的衣襟，一下子就撕破了。我跑着，穿着田野，從高粱裏跳過去，從灌樹叢裏鑽過去，衣服全撕破了，皮肉也擦破了，我不敢喊，怕他追了來。把氣力跑完了的時候，便跑到了這兒，在那沙鋪的小徑上——

「以後就碰到了聖五？」

「對啦。」

「可是怎麼會變了牡丹妖的？」

「我愛上了這屋子，這地方，這靜；聖五又是個隱士風的紳士；我又是那麼地疲倦；聖五硬要問我是誰，我便說是黑牡丹妖，他就信了。如果說是舞娘，他不會

留我的，也會把我當洋娃娃的。我什麼都不問，只要能休息一下，我是到這兒休息來的。這三天，我已經加了一磅咧。』便明朗地笑起來。

猛的生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吃下去的煎蛋和土司全沉澱在胃囊裏了。我覺得壓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來啦，世界上少了一個被生活壓扁了的人咧。

下午，我走的時候，她跟我說：

『每個星期尾全消磨到這兒來吧。我永遠替你在這兒預備了一個舒適的床鋪，豐盛的早飯，載滿了談笑的一隻露台，和一顆歡迎的心的。』

（嘴唇上的胭脂直透過襯衫印到我皮膚上面——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幸福的人啊！

生活瑣碎不像螞蟻。





娛  
樂

何家槐



宴會散得極早。

青年傅亦吾從他的朋友家裏出來，他懊悔不該來赴這次宴會。主人和主婦從樓上一聲不響的送他下來，到了門口，好像把他拋棄到別個世界裏去，『說聲再會！』，就雙雙的，快樂的笑着跳上樓去了。

他走出門口，慢吞吞的在行人道上走，不時用手去捶自己的腦袋。他非常懊悔，同時十分明瞭，一個悲哀的人，該避免一切快樂的宴會。他朋友的新婚夫人，那個常做油畫上模特兒的黑黑小姐，竟在宴會席上，撒嬌的和她丈夫接吻，并且帶譏諷的指着他的鼻子說：『亦吾，你這可憐人！』她不只說一次，再三的說着，每次都引起一場哄笑。一個青年人有人可憐是感激的，但在許多人面前說這話，却叫他難受。

他走到電車站——想跳上電車回家。可是他的家，那武林公寓屋頂的一間小

房，他早厭棄了，那裏沒有爲他燒好點心等他回去的人。

哈巴狗般的離開電車站，他覺得坐五分鐘的電車回公寓，遠不如走半點鐘的路。

五月的夜。

x  
x  
x  
x

你們全知道五月晚上的霞飛路上是怎樣一個光景。爵士音樂流蕩着；廣告牌像情人的眼；理髮店中的女技師，伸出兩條白皙的手俯在窗口，瞧着來回的過客。他不知所向的漫行着，想尋找一件事來娛樂娛樂。他走到了一家影戲院門口，門前停着一大串甲殼蟲似的汽車，這時鐘面正指着十點。第一場九點一刻的片子早已開映了，門鑿鑿的合着，門內的人正熱鬧，門外的正是孤獨着啦！釘着密密的銅鈕扣，穿制服的看門 Boy 像蠟塑木雕的人，睜着大而圓的眼對着虛空張望。他立在那家戲

院門口好久，看嵌在鏡框子裏的今天日夜開演的廣告片子。那廣告上問：你要看肉感多情的少女嗎？你要……他被廣告牌上的問話啞住了。

離開影戲院，他逕進一條僻靜的小街。穿過了這條街，就是他的寓所了。

鑲鐵的皮鞋，在寂寞的小街上躑躅。雙手插在褲袋中，他數一數他的財產，剩有二十塊錢，正是半個月的薪金，在寫字間足足該坐一百二十點鐘了。

他一面走，一面吹口哨：

「有個嘩嘩女，

在阿華加利地方，

她是個嘩嘩嘩的女郎，

活潑又天真……」

唱到這裏，忽然被另外一個低微悠揚的聲音搶着接下去：

『風流態度很動人……』

他掉頭回顧一下，跟在背後有個女人的影子。

『對！』

那女人像貓打噴嚏似的笑了：『我唱得比你好！』

她站在面前了，恰好那盞路燈的光圈落在她的臉上。

一個抹粉的，塗口紅的下等女人，年輕得簡直沒有達到法律年齡。

『先生，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她小小的手，指着他的鼻子說。

他把她掙開走了。

『笑話！』

她追上幾步，拉住他的手：

「先生，到我家去喝杯茶，我請客！……一點沒有關係……你不歡喜，立刻可以出來……」

他用力掙開，可是拉得更緊了，而且擰着他的手，死不肯放：

「先生你別恨我，我不是壞人……不醜的，雖然……我家裏沒有別人……只有母親……就住對面那條街……」

他讓她挽住他的手，不再掙掉她了。

「先生，你放心吧！我家裏是個很清靜的地方……」

x x x x

一條小弄裏，許多電燈亮着。他們要從後門進去，敲了門，就有個四十歲來的婦人拖着木屐來開門。第一步踏進去就是扶梯，走了許多扶梯才到了三樓，她推開一間房門。

「請進來坐！」

他踏上門檻，伸長頸子往內望，脚尖很怕踏進去，他不知這是天堂還是地獄。

「這是我的房間。」她說。

房子裝璜得很美麗，四壁糊了花紙，壁上掛着油畫，相片，電影明星，鏡框子。

他像一塊笨重的石子，坐在沙發上。

「天很熱，全身是汗！」

她說，伸手去摸他的前額。

「你出汗沒有？」

「沒有。」

「你也許不容易出汗，我一到夏天就被汗累死。我要洗澡去，你要不要？」

『不要。』

他一個人留在房裏，這時他心中想：『這女人非常誠實，沒有說謊，她家裏很清靜，沒有拉雜人……』

他從沙發上立起，像一尾魚在玻璃缸內似的轉來轉去，忽然他又俯上窗口向外遠望。那時罪惡的大世界塔尖，正放射着迷人的電光，聳立在溫柔的夜空中。

他踱來踱去，等待着她。

膨的一聲門推開，進來的不是她，却是女傭人。

『先生，喝可可；還是喝咖啡？』

『可可不要，咖啡也不要！』

女傭人覺得很奇怪，驚訝得張大嘴巴：以前許多客人喝了一杯咖啡，要求再來一杯，有的還要威士忌酒。咖啡，酒，女人，同樣是興奮劑。

「那麼喝酒吧？」

「什麼也不用。」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客人，倒霉，她從他身上賺不到一個小錢。一元一瓶的威士忌酒，經過她的手，起碼要漲價到二倍或二倍半啦！

等待着她。

嘩的門又開了，一個蓬頭髮的腦袋，在門縫中出現。不是她，又不是她！一個老太婆，左邊的一隻眼睛已經瞎了，深深陷入像一個黑洞。她進來向他彎一彎身，自動的坐在沙發上。

「先生，你一個人坐着不寂寞嗎？我的女兒等一刻就來了，我陪你談談……」

「你可是她的母親？」

「是的，我只生她一個女兒。」

她的眼淚流出來了，說話帶着很重的鼻音。她站起，指着掛在壁上相架中一個戴大禮帽，穿夜服，留着小鬍鬚，和外交官相彷彿的男子說：

『他就是她的父親，我的丈夫。』

相片上一共三個人：那跟外交官相彷彿的男子身邊，坐着一個年輕的少婦，玫瑰花佩在她的衣襟上，她的膝前躡着一個小孩子，正眯着眼睛向替他們拍照的人微笑。

她又指示着那佩着玫瑰花的少婦說：

『喏，這就是我，那孩子就是我現在的女兒！』

那個青年來客，稍稍顯露出驚奇的神氣，瞪住她。

『先生，你是年輕人，說來也許不會相信我的話，其實我自己也難以相信，那簡直是夢中之夢……』

她看看青年客人的臉色，看他是不是在聽她的話。

他燒上了第二根紙煙說：

『請你說下去！』

『先生，那照片上的男子，是著名顏料商人××的兒子，住在××路，和我們隣居。那時我父親正在自己的樓下做賣花生生意，我們的門戶實在很低微，可是不知怎的，那男子竟愛上了我，向我的父親求婚。

『父親是個自知門戶低微的人，怕搭不上大戶人家就說：

『我的窮女兒卑下得很！』

他立刻親自寫信給我的父親說：

『難道愛也分貧賤嗎？』

『父親是老實人，竟受了他的騙，於是我嫁過去了，第二年生了女兒（就是

她)。我們結婚的生活快樂嗎？只要看那張照片便可知道——可以說非常快活。一二年都平安地過去，可是到了第三年，不幸的事馬上來了。

『那是一個夏天的早上，他陪我在公園裏散步。我們正預備坐到他邊長櫛上休息，忽然一隻肉眼看不見的小蟲，飛進了我的眼睛。我只睜一睜眼睛，它就轉進眼膜底下去，於是眼睛很快的紅腫了，以致不得不去請專科醫生。

『醫生看了說：「倒霉！是一隻毒蟲，很難醫治的！」

『那時我在醫生面前，放聲的哭了起來，瞎去了一隻眼睛，對於年青女人，比較死還要難受。

『醫生見我哭，恫嚇又來了：

流多了眼淚更糟。

『哭立時停止。

「當天晚上，我的左眼竟永遠失了光明，這意外的災難，誰能信？」

「我的眼睛瞎了以後，丈夫便不客氣的說：『你的一切都完了！』」

「以後他便厭棄我，上公園，上宴會，都不帶我走，并且，不許我在他的朋友面前出現。最後，他把我們母女兩人逐出了……先生，你可憐我……你可憐我嗎？……」

他只是抽煙，一句話也不說，這老太婆向他嚙嚙了這半天，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她的故事並沒有什麼奇怪，只是平平常常的，爲什麼她要向他訴說，而且問他可憐她不？他不解，心裏糊裏糊塗的，想站起來就走。他聳起眉毛瞪住那婦人蓬頭髮的腦袋，又把她全身看了一遍，感到非常不愉快。

X X X X

她進房來了，拖着睡鞋，披着日本式的細花浴衣，裸着下體，全身都是香噴噴

的。

「先生，累你久等了。」

又是打噴嚏般的笑。

「她是我的娘，」她爲他介紹：「你看了可不要討厭，只希望你盡量可憐她。」

他沉默着，帶着憂鬱的眼睛，凝視着壁上那張「聖母院夕照」的油畫。

「是的，我知道，我的母親使你討厭了……」

她看出青年客人不快樂的樣子。

她吩咐母親出去。

門關了，窗帘也拉攏了。

「你預備睡嗎？」

『不，我要回去，明天再來。』

『一定是我母親給你不快活了，先生，你不必這般看不起窮人，討厭她。她實在太可憐，太多病，才逢人便訴說她不幸的故事。她的左眼瞎了十五年，現在右眼又有了毛病，醫生說如果不早早醫治，那一年後她完全要變成瞎子了，但窮人那裏有錢醫病……』

說到『錢』，他才想起幾乎忘掉付錢了。

『我只有二十隻洋，你拿去吧，不過我是要回去的。』  
給她票子。

『笑話，你回去，怎能收受你的錢？』

她把票子擲在沙發上。

他站起，戴上帽子要走，房內電燈突然的關了。

他很快地離開那裏，這時大世界塔尖像巨人的骷髏，沉寂地，幽黯地，聳立着  
俯瞰沉睡在夢中的大上海。

他一個人穿過寂寞的街回到公寓去。



玫瑰花的香

巴金



馨來了。她插了一束玫瑰花在我的花瓶裏。花瓶放在書桌上，在那旁邊攤開的吸墨紙套上面她留了一個字條：『玫瑰花是一個象徵，你知道。』

玫瑰花瓣在染着墨汁似的深紅色就像一團一團的血。

我在書桌前面坐下來。我陷進了濃郁的馨霧裏面。房裏的景物在我的眼前漸漸地變得模糊了。

但我還在想：這是自由的象徵，還是愛情的象徵？難道馨會愛我？

於是在玫瑰花的香霧中我慢慢兒嗅到了別的氣味。彷彿是血的氣味。血似乎也  
是香的。

馨近來對我很好，我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緣故，我喜歡她，這是真的。朋友

們說她愛我，我不相信。從她的嘴裏我從沒有聽見一句關於愛情的話。她並不會當面對我說過她愛我。

關於馨的事情，雖然朋友們談得很多，實際上我知道的却很少。她爲了反抗不自由的婚姻，三年前從她的家庭裏逃跑出來，就住在這都市裏讀書。她的生活是很儉樸的，只靠着她的一個出嫁的姊姊來接濟她。

朋友們常說馨活潑可愛，我也承認，不過近一兩個月來她的態度却有些改變了。和她來往的男子並不少，有許多人追逐她，她却從來不會和誰講過戀愛。朋友有一次在失望之餘就氣憤地罵她不懂戀愛，好些人都附和着這個批評。如今他們忽然又說她愛我。女人的心理恐怕只有鬼纔知道罷，我只知道：要獲得馨的愛情，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我從來就不敢做愛情的夢，更想不到去獲得馨的愛情。

我不願意再想這些事情，就從左邊的書堆裏拿了一本書來翻看，想把我的思想

集中 在書本上面。

這書是一個英國學者的著作，題名是自由論。一個很美麗的題名。我讀了幾頁，忽然在那書頁上發見了一個歪臉，牠在譏笑我。同時一個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不錯，自由是一個很美麗的名辭，然而你真正懂得牠的意義嗎？』

誰在我的耳邊說話？房裏明明只有我一個人。難道是我自己在譏笑自己？

馨也在譏笑我罷。她不是說玫瑰花是一個象徵嗎？她說我知道，我知道那是自由的象徵嗎？

我突然變得煩躁起來。我的頭好像被什麼沈重的東西壓着一般，房間裏彷彿發了火。我不能夠這樣忍耐下去。我應該去找馨，找着她問個明白那是什麼象徵，問她究竟幹着什麼樣的把戲。

馨住在一條僻靜的街道裏，她的住房是一個舊式的小樓。那房東是一個老太

婆，她平日對馨很好，所以馨就在那里住了三年。

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在黑暗裏摸索着登完了那狹小的樓梯。在馨的房門上我輕輕敲了幾下。那裏面有光亮。

「誰呀？」

「我，我是文。」

「請進來。」

馨給我開了門，她的充滿了健康色的臉上露了一個愉悅的微笑。白衫子，花格子布短裙，下面是一雙赤腳踏在一對木拖上。

「我知道你會來，」她帶笑說。她讓我在一把籐椅上坐了。  
奇怪，她什麼都知道。

她的房裏也有一瓶玫瑰花，是放在一個矮桌上的。我想起了我家裏的那一瓶

玫瑰花。

「那麼你也該知道是爲了玫瑰花的事情，」我接口說。我望着她的嘴唇，那嘴唇也是紅的，唇邊露出一圈微笑。

「呵，那玫瑰花，」她笑了。「我送你的那玫瑰花，難道你覺得牠不好嗎？」她的兩隻亮眼睛釘在我的臉上。

「不是這個，」我分辯說。「是爲了那字條。你說的是什麼象徵，我不明白。」

「不明白？」她頑皮地嗤笑了。「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會不明白？我不相信！」我只願望着，她並不開口。

「玫瑰花，那是愛情的象徵。」臉上依舊露着笑，聲音很清朗，但我覺得似乎帶了點戰抖。

我完全想不到她會說出這樣的話。起初我還以為是我聽錯了。她的這意思我簡直不明白。

『愛情的象徵？』我疑惑地重複唸着。

『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嗎？』她含笑說，那一對眼睛帶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望着我。

不錯，我有些明白了。我的心漸漸跳動得厲害起來。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預備來接受那幸福。

『但是你該知道我不愛花，』我笨拙地說了這句話，我的眼睛却不能不看她。

『這有什麼關係呢？那是從前的事情。現在他們說——』她住了口。她的眼睛裏冒出火來，把我全身的血都燒熱了，我覺得我的臉開始在發燒。

我想：他們的話不錯。

她的臉上也發了紅。她的眼睛看得人不知道怎樣纔好。那眼光在變換，接連表示了好幾種意思。但我却不懂得。我只有一个思想：抱吻她。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

「你不要裝饜了！我早就看透了你的心。那一次在修的家裏，他向我求愛的時候，我分明看見你的臉上起了一陣苦痛的拘攣。我拒絕他的愛，把這消息告訴你，你那時是多麼高興。」

她這時候會怎樣猜度我的心呢？我在想什麼，她決不會知道。我心裏哀求着：——不要說下去！你就把我拿去罷！

「你不記得兩個星期以前，一個雨夜我一身濕淋淋的跑到你家裏來，我說不願意回到自己家裏去。你就讓我睡在你的牀上，你自己却跑到一個朋友那里。那樣大

的雨，你一定要走，我留你也留不住。你那時候稍微聰明一點，你就可以把我拿到手了。你這傻子！」

她興奮地說話，聲音微微顫動着，就像在回憶當時的情景。她的引誘的眼光籠罩着我的臉。就像燈光一般，牠把我的心照亮了。沒有黑暗，沒有痛苦。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在她的眼睛裏我埋葬了一切。玫瑰花的香霧包圍着我

我站起來她也站起來。兩個身子漸漸合在一起了。我沒有說話，只是低喚着她的名字。

『去遠了！那一切都去遠了！……這一刻，讓我平靜地度過這一刻……不要來攪擾我……文，你就在我的身邊……』

她喃喃地說話，聲音很低；顫動含糊。她好像是在和我說話，又像在對另一個

人說話。

我勝利了！我把馨得到手了！我不能得意地這樣想。但這思意又被她的低語打插了。

『即使是夢也不要緊，……我只要這片刻的安靜。……你們都走遠些去罷。……爲什麼單單纏繞着我一個人？……文，你真在我的身邊麼？』

我不能不開口了。我應該安慰她，使她明白我們不是在夢裏。我很奇怪，她爲什麼會說這樣的話。這和她平日的言行是不大符合的。

她不再開口了。那樣熱烈的擁抱使我忘記了一切。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個哭聲響了起來。女人的哭聲，但不是在這房間裏，是從隣近一個人家裏送來的。

接着起了吵罵和物件撞擊聲。哭聲愈響愈高，聲音有點兒悽慘。我不知道是什

麼一回事。

馨忽然放鬆手，離開了我。她像從夢裏醒過來的，睜大了眼睛四面看。

『那丈夫又在打他的妻子了，』她低低說了一句，臉色就漸漸陰暗起來，好像有一個暗影壓到了她的心上。

我不說話，我很清楚地感覺到那激情是一秒鐘一秒鐘地消退了。

隔壁的活動並沒有停止。丈夫在罵，妻子在哭。從那婦人的哭聲裏我似乎聽到了『我與其活着這樣受罪，還不如死了好』的話。

我用憂鬱的疑問的眼光看着馨，好像在祈求她給我一個解釋。

『這人家我很知道。丈夫是一個機器工人，從前性情還和平。他近兩月來失了工，就漸漸變得暴躁了。他常常和妻子吵鬧。有時候在外面借到一點錢喝了幾杯酒回來。就借故打他的妻子。那婦人這個月裏進了河南一家工廠裏作工。她賺錢來養

活他和兩個小孩。可是丈夫打他的次數更多了。近來他們隔不到兩三晚上就要吵鬧一次，有時候小孩也哭起來。」

她用憂鬱的低音說話。她只是敘述一件事實。聲音裏並不帶半點評判。我不能夠知道她這時候心裏在想什麼。

不要管這事情罷。我們爲什麼不可以繼續我們剛纔的愛情的表現呢？——我對自己說，我還想對她說，但是我的勇氣已經消失了。

她的眼睛不再看我了，她站到窗前。她的眼睛在看別的地方。

隔壁的哭聲繼續着，聲音却低了好些，後來就慢慢地停止了。接着是丈夫閉了嘴，讓那女人悲聲訴說她的不幸的境遇。

我不走，我在和自己掙扎。我等着機會來重燃起先前的那種熱情。

忽然那女人的話語被一個男人的哭聲壓住了。那個男子一面大聲哭，一面在說

話。

馨掉頭來看我，苦惱地解釋說：『他們的吵鬧常常是這樣結局的。丈夫到後來就哭，說些責備自己的話。於是妻子就去勸慰他。』

我的臉上露了一個苦笑。我含糊地應了一聲。我注意地看她的眼睛。那眼光變了，裏面並沒有愛情，只有一種深的苦惱。

我自己也被一種深的憂鬱壓住了。我不能夠說出這是什麼緣故。我想決不是因了那夫婦的吵鬧。但是我不能不對自己說：——今晚上對於我一切都完結了。

在玫瑰花的香霧裏我又嗅着了血的氣味。

她的苦惱的眼光還在我的臉上盤旋。那眼光彷彿在說：——你去罷，現在用不着你了。

我走的時候，她給了我一個微笑。這微笑也是苦惱的。

我莫明其妙地到這里來，現在又莫明其妙地走了。

我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樓梯。街中很冷靜，只有一兩個車夫拖着人力車慢慢兒走着。濃墨汁的天空裏嵌着稀少的星點。

我有些疑惑是在做夢。我又想：我如果把今晚上的事情告訴修或別的朋友，他們一定會責備我說謊。

吃過晚飯我正要去看馨，却在公園裏遇見了她，她站在鐵欄杆前面，看那小屋裏面閃着的鷺，看見她，我心裏非常快活。

鷺，那隻生在印度靈鷲山的猛禽站在鐵棍上面望着她叫。她把手一拍，牠就飛起來，牠的翅膀真大，把那間小屋差不多遮去了一半。但是鐵欄杆攔住了牠，牠只

得落在地上。馬上牠又跳上了鐵棍，又飛起來，又落在地上。牠的鋒利的嘴，牠的鋒利的眼睛，牠的鋒利的腳爪這時候都失掉效用了。牠又絕望似地叫起來，好像在悲惜牠的失去了的自由。

『這小屋和靈鷲山比起來不知差了多遠！這時候驚的心理我倒很想知道，』響掉頭對我這樣說，她的眼睛裏又露出了一種深的苦惱。在我們的頭上陽光漸漸地熄滅了。

『響，』我溫和地喚了她一聲，去把她的右手輕輕捏在我的手裏。她的手好柔軟！

她把身子向我這邊移動，緊緊靠在我的身上。眼睛依舊望着那隻在小屋裏撲翅的猛禽。

『響，你不記得昨晚說的話？那一切都去遠了。只有我在你的身邊。……讓

我們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平靜地過一些時候罷。」

她的身子微微抖着，我很深切地感覺到，而且我的身子也開始顫動了。過了半響她掉轉身低聲說了一句：『我們走罷。』

在樹蔭道中我們緩步走着，她緊偎着我，一隻手挽着我的膀子。

滿地是樹影。幾對好男女青年在我們的旁邊走過去。有些學生迎面走來，投了些好奇的眼光在我們的臉上。

『文，你說得不錯，讓我們找一塊安靜的地方逃避一些時候罷，』她低聲說，我不知道她爲什麼用了『逃避』兩個字。

『文，我需要暖熱，這人間太冷了。我支持了三年，這三年不是很容易過去的呀，現在我怕，我怕我不能支持下去了。』她的這些話猛烈地震撼着我的心。那心開始痛了。

這時候我們走進了一條側路，旁邊有一條石凳是空着的。

『我們坐一會罷，』她說着就先坐下去，我也坐了。

『你用不着怕。我願意幫助你。我一定幫助你支持下去。兩顆心合在一起就可以和全世界宣戰。我願意把我的心，我的愛情完全獻給你，』我熱烈地說。我的聲音裏差不多要溢出眼淚來。我當時並不覺得我的話是怎樣地誇大。

『我的過去生活裏也充滿了黑暗，但是從這時候起那一切都算完結了。你的眼睛就是我的明燈，牠會把我的心照亮。我們兩個就開始來建立我們的新生活罷。』愛情的幻象，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的血快要燃燒起來。我恨不得把身子鎔化了，鎔化在她的愛情裏，兩個身子合在一起，鑄成一個新的人。

『文，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愛情。我需要男性的熱來溫暖我的心。你以後不要離開我。』

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祈求似地對我說話。世界上似乎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了解她，她了解我。我們以後還說了許多話，許多使彼此的心因愉快而顫動的話。

於是我們兩個離開了公園。依舊是她偃着我，一隻手挽着我的膀子。

一輛汽車在我們的面前飛馳過去。這是一輛灰色的囚車，裏面裝了些武裝的兵士。

一個陰影投在我的心上。沒有一點疑惑，至少有一個人是被載去槍斃了。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恐怖地偷偷去看警的臉。方纔那上面還籠罩着喜悅的光輝，可是如今完全黯淡了。

我們默默地走着。我不敢問她一句話，我怕她的回答會把我的全部希望都毀滅掉了。

我們走到了我的家。

『進去坐坐嗎？』我擔心地問。

『不，我要回去了，』她短短地回答。過後她又加了一句解釋：『我有些不舒服。』

我想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我也不多說話，只淡淡說了一句：『好，我送你回去。』

我們依舊默默地走着，走到她家時天已經全黑了。

進了她的房間，我們對坐着。她不開口。我找些話來問她，她只是拿『是』或『不是』來回答。

『我這一嚮來心情很不好，脾氣很壞，要請你處處原諒，』她忽然說了這樣的話，臉上露了一個憂鬱的笑容。

是的，她這幾天的確是脾氣不好，喜怒無常，別人真沒法知道她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她完全不是從前那樣的活潑的姑娘。她自己如今也有些明白了。

然而我却對她說：『沒有的事情，你完全和從前一樣。』

『你不要騙我。我知道我近來有些變了。』她說着就笑起來。這一次她的憂鬱漸漸淡了。我想我們的愛情也許就會重新燃燒起來的。

『馨，現在一切都去遠了，這里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爲什麼還拿憂鬱的思想來折磨你自己呢？每個人都有戀愛的權利的。爲什麼我們就不該有？』我說着就走到她的身邊去抱她。

她不拒絕我，只給我一個微笑。但她的接吻却是很熱烈的。我知道她愛我。我

覺得我更愛她。

那一瓶玫瑰花就在我們的身邊。濃郁的香霧包圍着我們，使我忘掉了一切。

世界上彷彿就只有我們兩個人了。但是漸漸地哭聲從隔壁人家送了過來。是低微的女人的哭聲。我想不去聽牠却滲透了這僻靜街道上的靜寂的夜。

馨在我的懷抱中顫抖着。她不說話。我想她也許不會聽見。我希望那哭聲馬上就停止。

馨忽然掙脫了我的懷抱，驚惶地往四面看。她苦痛地低聲說：「那婦人又在哭了。」

這一句話就像一塊石頭打在我的心上。痛苦是沒有終結的。我知道在這裡在這一晚上我們的愛情又完結了。

「馨，你明天就搬家罷！不要在這里住下去了。再住下去你就會變成瘋狂的。」

在這個大都市裏我們就不可以找一塊安靜的地方？」我極力在挽回那失去的希望我祈求地對她說。

「安靜的地方？」她低聲重複唸了一句，過後帶了絕望的樣子說：『到處都是一樣。毒已經蔓延到病人的全個身體了。』她的眼睛裏射出了恐怖的光芒。她慢慢地掉頭去看她的書桌。

她的話像毒汗一樣地流進了我的心。但我不能夠反駁她，她說的是真話。我恐怖地跟隨着她的眼光去看書桌。那上面躺着一份港報。

長江一帶發生水災。日本飛機轟炸灤東鄉村。上海某工廠失火，焚斃女工數十人……

這些字陸續映入我的眼簾。

馨的眼光轉到我的臉上。我們交換了一瞥恐怖的眼光。

我無意間把肘一動，就把花瓶撞到地上了。一個響聲打破了這屋裏的沈寂。玻璃花瓶碎成了幾片。地上積了一灘水，玫瑰花凌亂地散落在水裏。

我慚愧地，苦惱地，恐怖地拾起花。她走過來掃地。我把玫瑰花握在手裏，憐惜地吻牠，那香味刺進我的鼻裏。却使我的心發嘔了。

完結了！今晚上又完結了！一切的希望都給摧殘了！

『你不要管牠。你就放在那里，等我自己慢慢兒來收拾牠，』她這樣說。那憂鬱的眼光却說了要我走開讓她一個人在家裏的話。

我走了。心裏却掛念着她。我走在街上，一切都變冷了。天空現了海水一般的深藍色，在我的頭上橫着幾大片黃色的雲。

我忽然想到了幾年前的屠殺。修告訴過我那時候在這些街上每隔五六步遠就躺臥着一個殘廢的死屍，修自己在兩次的危險裏保全了性命。他說的決不是假話。

我彷彿看見許多鬼從地上爬起來跟在我後面走，我就害怕起來，拚命跑着，跑進了熱鬧的街道，纔漸漸地把自己的紛亂的心曲鎮定了。

我回到家裏，心裏只有黑暗和疲倦。那本自由論還躺在書桌上。我甚至不敢看那個書名。在這個環境，自由這名辭不就是一個反面的譏刺麼？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着我和馨的戀愛會有什麼樣的結局。

門上忽然起了熟習的敲聲。

我不想站起來，在床上叫出了『進來』兩個字。

門開了，進來的就是馨。想不到她這時候會來。

『你！』我叫着，我驚喜得跳了起來。

『今晚上我不要回家去了，』她疲倦地說，就像走過了很長遠的路程。

『爲什麼你忽然又變了心？』我想問她，但我却不敢問。我怕這問話又會把這

個好消息給我打消掉。我想我們的愛情有了轉機了。

她在我的書桌前面坐下來，摸出手帕揩拭了額和嘴，用一種冷笑的聲音噙出了那自由論的書名，然後掉頭對我說：『那夫婦給警察帶去了。你走後他們吵得更厲害，女的嚷着一定要去自殺：：』

『不要談這些事情了。爲什麼我們就不應該安靜地過一刻呢？那愛情，我們就不該享受愛情的幸福嗎？』我不顧一切，痛惜地用悲聲打斷了她的話。

她愛憐地看着我，她的面容，她的眼光都漸漸在改變了。她站起來，走到我的身邊，我一把就抱着她。玫瑰花的香又使我忘掉了一切。

這晚上她睡在我的床上，我並沒有到朋友那裏去。這夜晚是美麗的，柔和的。當她的身子在我的熱烈的擁抱下面顫抖的時候，她像唱歌似的用顫動的聲音說：

『這一刻，就讓牠繼續到永遠罷……就讓愛情來把那一切給我驅逐開罷……』

這一刻我只要嗅着玫瑰花的香……我只要見着你，……黑暗，痛苦，寒冷，……夠了，我受得夠了。我不能夠支持下去了……溫暖，我需要溫暖，……不要把我踐踏給我拿走罷……』

她說出了我心裏的話。我的感情和她的是同樣的。

這一刻我的全個身子都滲透了快樂。我想不到會有明天。

明天終於到了。昨晚的快樂似乎成了一個美麗的夢。在下面的街道上很早就響起了汽車的喇叭。

她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她打算不再讀書了。她的姐夫近來的經濟情形很不好，商店生意壞，捐稅又太重今年虧本很大。她因此不願意再累她的姐姐。

我自然用盡我的力量來安慰她，我還說我可以幫助她。她只是笑了笑。因為她知道我並沒有這力量。

但是我想我一定有辦法。

我和馨接連過了四天的快樂的生活。在這快樂中我們也看見了一些暗影。但牠們終於被快樂掩蓋了。

第五天我沒有去找她，我被別的事情纏住了。但是我晚上回家却看見書桌上放了一個字條，她留下的字條。

她來過了。在字條上她寫着這樣的話：

『我是來告別的。毒已經蔓延到病人的全身了。我不能夠再裝做一個瞎子。一刻

的快樂只給了我以後的更長久的苦痛。玫瑰花瓣上面已經濺上了病人的膿血。我嗅到那毒氣了。我要救自己，我便去做一個醫生。你不要找我。我們將來一定可以在那病人的身邊會見，我知道你有一天也會去做醫生的。我熱烈地吻你……

你的馨。」

我讀了這字條還有些兒不明白她的意思。我連忙跑出去，僱了一部人力車一直坐到她的家。

我急急跑上樓去。她的房門開着。我去扭燃了電燈。

房裏沒有人。除了一點舊傢具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傢具是房東的。無疑地響是消滅了。

我在房裏徘徊着，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忽然在屋角裏我發見了一束玫瑰花，花瓣已經枯萎了。我拾起牠來，拿到我的鼻上，一種淡淡的異樣的香味慢慢兒沁入了

我的鼻裏，使我想起了她的字條上面的話。

『張先生，』一個女人的叫聲把我從思索裏喚醒過來，那是馨的房東，那個和馨的老婦人，她帶笑地望着我。她知道我是馨的好朋友。

『鍾姑娘搬走了，她沒有告訴過你嗎？她說搭船到上海去。』她的帶了皺紋的臉上露了驚訝的神情，她一定奇怪：我會不知道馨已經搬走了。

『我知道，』我含糊地應着。其實我知道的是另一件事情。到上海去，那是馨的假話。我知道馨一定在這城市裏。

但是我到什麼地方去尋找她呢？

我遲疑地望着那一束枯萎了的玫瑰花，我的眼淚慢慢兒滴在花瓣上面，從那里透出了一股一股的淡淡的異香。

寒  
夜

杜  
衡



夜，雖然在冬天，黃浦江上却沒有風；牠平靜地躺着，陰森的，沉寂的。

他自個兒低下頭沿外灘向南走去，他從今年起沒有固定的姓，從今天起沒有名字。熄了一半的街燈下誰也看不清楚他底臉色和服裝。反正是穿着長袍，而且長袍底袋裏還有三五枚小銀元在瑣瑣地響。顯然地，這瑣瑣的聲音很快就引起了注意。

『大買辦，把一個銅板！』叫化的在他後面跟。

無論誰，在這樣冷冰冰的夜裏還肯滿街跑，都一定有個道理。那叫化的，不用說：是爲着他所順口說慣了的三天沒有吃飯。至於那個沒有名字的，他底目的却不願意告訴人，幸而我知道，我可以對你說——他要死。

那麼他是一個自殺者？不錯，這猜度是聰明的。

你不能問一個自殺者：爲什麼要死？因爲他可以反問你一句爲什麼要活？這是

兩個同樣地饑氣而且難以答覆的問題。

就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爲什麼；在這小小的行爲裏沒有詩，更沒有哲學。所想的祇是怎樣一個死法。他活得不乾淨，背了一身翻不轉的債，纔去死，因此死倒要死得乾淨。他身邊沒有放絕命書。從欠上半個月房錢的小客棧裏出來，眼前擺着的是浩浩蕩蕩的黃浦江，通海的。他願意水波把自己送到海裏去。這樣，雖然作成不了棺材店底人人都預定好的一筆生意經，但是來無跡，去無踪，這個世界和他倒可以互相忘記。多乾淨！……

可是那個叫化的却不讓他乾淨，死勁地釘住走。

『大老闆，大買辦，今年大發財，把……』用本地土白押韻地喊。

而一邊，錢，愈是少，照例愈愛瑣瑣地響。

這種種起先一點也不引起他底注意；漸漸地，由於對方底毅力，注意是不得不

注意了，但祇有把他激怒。真當了買辦便不會讓你跟是不用說，就是發財今年也來不及，現在已經快到年腳邊。不給。雖然明知道這幾毛帶到鄆都府裏去化不了，可是偏不給。他差不多想罵一聲：討債的：他覺得這是最惡毒的罵人的名詞了。

夜漸漸地深，地方漸漸地冷僻，都市底喧囂是過去了，因而「大買辦，大老闆」的呼喊便漸漸地顯得更清楚，牠刺着他底耳朵，刺着他底心。

叫化的跟過了太古碼頭，跟過了十六舖，還是不放鬆。

好，——他想着，——你要跟，我倒可以指點你一條路走，隨你跟來吧。

他打定主意不理睬；不但不理睬，最好是想也不要再想起，祇當沒有這麼回事。他自己底事情正多，還管別人！要想，就得想自己底事情。譬如說，他要死，這一點當然並沒有忘記。可是此外呢？此外——

『大老闆……………』

這聲音又來了，而且不斷地來，討厭！不幸世界上的確有單靠別人底『討厭』而活着的人。他看看江面，是個好地方。而此刻，那要飯的不是在要飯，簡直是在監視他底行動了。難道這最後的自由都是要用錢來買？又想起讓那叫化的再跟自己走是斷斷乎使不得，他心焦，一手伸進袋裏去抓住了殘餘的幾毛錢，不準牠向瑋瑋滾着。

這一點也沒有用；反之，那要飯的是越釘越緊了。

打定的主意不得不讓步，他火冒千丈，把衣袋裏的手用勁地向外面甩，跟着這一甩，幾枚小銀元清脆地在馬路上差不多滾到一丈遠。

『媽的，你拿走吧。』

然而他還回過頭去向叫化的看；他一壁走，一壁看那傢伙拾起了錢，隨後像一

個鬼影似地失落在黑暗裏。

他回頭看，是因為他自己都覺得這行爲有點反常。這樣的慷慨在他生平是第一遭；往時，就是給個把銅板都是要躊躇一下的。今天那傢伙真交運，他拿着這幾毛錢怕不是可以吃上那麼三五天；而自己，自己是有了這幾毛錢還照舊是活不下去。

但是爲什麼要活？活着有什麼意思呢？

而且，而且爲什麼竟想旁人底事情，放着自己底事情不去想！

他擡頭望望昏暗的天，沒有星；望望江面，沒有聲息。他發現自己底脚步一點點地遲緩了。他驚到碼頭邊，四周圍望望似乎沒有人。他底脚步更慢了，慢到不像走，祇像移。

活着有什麼意思呢？他又一遍向自己說。然而有人爲要活，却願意跟他走一里多路來要一個銅板。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大買辦……』他彷彿覺得清朗的空氣裏還在這樣固執地叫。

怎麼還跟着？他豎起耳朵再仔細聽。經這一聽，雖然『大買辦』的呼喊是沒有，但是跟，却顯得是確實的。脚步聲若隱若現。一點也逃不過。

江面上突然起了一陣風，吹得他打寒噤。

真糟糕，要是再來一個叫化的跟他走一里路！不，不會再是叫化的。那麼究竟是什麼人，什麼東西呢？他有點，不是怕，是奇怪。然而這奇怪也就把他『自己底事情』暫時地趕跑了。沒奈何，祇能趕快幾步走。一走快，碼頭邊的大貨棧就立刻擋住了他底前路。靠貨棧裏邊繞過去，在轉彎的時候他想趁機會往後瞧，可是沒有敢這樣做。

後邊的脚步聲也顯然地轉了彎。

他心蕩，然而他對自己說不害怕。的確，他有什麼好怕呢？在後邊跟着的，無

論是鬼也好，是人也好，都充其量不過要了他底命去，而他底命却是連自己都不要了。可惜的是又錯過了一個好地方，他氣憤。

替自己壯了膽，他纔回過頭去。是個人而且樣子正像那個叫化的。他更氣，簡直想撲過去扭住了打一頓。

「你這傢伙真討厭，怎麼又跟來了？」厲聲地問。

那傢伙三步併一步，搶到他前面一手抓住了他底臂膊。「把皮篋子拿出來！」命令着口音不是那叫化的換了人。

因爲事出倉猝他一時着了慌：「我……我沒有，」吞吞吐吐地說。

「把衣服脫下來！」

一枝半尺長的手鎗攔在他腰邊他看到了。

『救命』兩個字差不多已經衝出口，又急忙地吞了下去。他怕那枝手鎗。「我

脫我脫』說着，那時候什麼也來不及想，他就解鈕子。『你別放，你別放。』

『嚇，這麼一件破袍子！』那傢伙把衣服拿到手，還說，『算你老子倒運！』而他，他却覺得懊悔；他想追上去。請你破費一粒子彈吧！可是來不及，那傢伙不等他懊悔就已經走遠了。

同時，四周圍陰寒的空氣也唯恐不及地向他身上擁了過來；而他底身子至少在此刻，的確還是肉做的。冷得他開始發抖，這真難受，也許比吃人討債更難受一點。他今天纔嘗到這滋味，雖然沒有風，他却覺得東南西北都是風。他冷得一步也走不了，在寒風裏縮成一團。

他懊悔，而懊悔實際上已經變做了失去棉袍的那種惋惜。

債，可以到水裏去避；而冷；水裏，是更冷怎麼辦呢！

正沒辦法，遠遠地望到一輛黃包車，不錯，黃包車可以把他送回小客棧底被

窩裏去。他便遇着救星似地喊起來。

車拖着他往北走。在車上，他猛地記起那殘餘的幾毛錢都已經給那個叫化的要了去。他真料不到自己還得付一回車錢，否則留兩毛在棉襖袋裏可不是正好。他無可奈何地望望車夫底背影：一刻鐘之後的債主！呀！

於是他底思想又從冷回到了債。想着想着便生氣，他氣那兩個混蛋的傢伙。人家乾乾淨淨的一件事情，給他們騙誤了過去，弄得個不乾不淨。

然而那兩個傢伙却教了他應當用怎樣的胆量，怎樣的固執去活。

他明天會懂得的。

并且今天夜裏，黃浦江却的確已經給撇下在後面了，平靜的，沒有聲息，也沒有誰來投下一塊石子去。



朋  
友  
倆

張  
天  
翼



『期期，你告訴華伯母——你喜歡誰？』

十來隻眼睛都釘住期期。期期沒答腔，祇把右手食指塞在嘴裏，瞧着華伯母。  
華伯母祇好自己來開口，

『你喜歡我麼？你喜歡誰？』

『小胖子。』

太太笑一笑，接着就告訴牛伯母；那個所謂小胖子是周媽的兒子。也是七歲。  
不過她的話並沒這麼簡單：她一直打周媽的老祖宗說起，源源本本敘述到小胖子從鄉下來到這里。一面說一面瞧瞧各人的臉子。

可是期期早已經走了出去。他一出房門就叫；

『小胖子！』

『這里，』聲音在樓下。

『來。』

小胖子跑了上來。他倆同年。可是小胖子比期期高點兒，也粗點兒。臉色像熱的石榴皮。額子是黑的，畫着一條條的紋路。這是搔癢的結果。

『那個人是你的外婆麼？』小胖子問。

『那個人叫牛伯母。……來。』

兩個人到了期期那間房裏。爐子旁邊擺着一輛三輪腳踏車，可是前面那個輪子是扁的。一架踏板壞了的汽車靠着牠。書架上堆着小孩子看的畫報，還有些花花綠綠的盒子，一些洋菩薩。

期期坐在那汽車裏，叫小胖子推着走。小胖子力氣是很大的。小胖子舌頭還能敲着響——『達！』的一聲。

『噉——噉！』期期堵着嘴叫。嘴就像一隻雞肫，唾沫一絲絲迸了出來。『爲

什麼不走？」

「搔癢。」

小胖子沒命地搔着頸子，那張石榴皮似的臉都皺了起來。接着——忽然汽車很快往前面衝過去，撞到書架上，一個打鞦韆的洋宮薩摔到了地下。奶媽走進了房裏，手裏拿着杯子勺子的。

「期期：吃魚肝油。」

「我不吃。」

「吃罷，期期真乖。吃了魚肝油就吃糖，吃牛肉汁。」

「小胖子也吃。」

小胖子舐舐嘴唇，瞧着奶媽。

奶媽睬都沒睬小胖子，祇把勺子往期期嘴裏一塞。接着又把一顆東西往期期嘴

裏一塞。

小胖子瞧着奶媽的手，砸砸嘴，嚥一口唾沫。瞧着奶媽走出去：奶媽出房門的時候還回頭瞧了他一眼哩。

『達！』

祇有小胖子能夠『達』，期期學不會。期期瞧瞧小胖子的嘴呀舌頭的，可瞧不出什麼道理：跟自己的一樣。不過臉子不同，期期的臉白得像粉牆——太太還告訴過別人，期期這幾天晒黑了些，『不然真白得可愛。』期期眉心上顯出一塊青筋。期期的鼻子是塌的。期期想起那些坐汽車的人都規規矩矩，他就把肚子挺了出來。可是忽然他又想到了外婆：

『我不認識外婆。你認識外婆麼？』

『我們外婆在家裏。我們跟外婆睡。我們在這里跟媽睡。』

汽車給拖到窗子邊就停住了。期期的臉給太陽光洗着就顯得更白。眉心上那塊青的像一塊黑影。

「外婆吃人吃得快麼？」

小胖子搔着頸子，頸子上就畫出一條條白的。搔呀搔的就說了外婆吃人的故事。外婆老是半夜裏來敲門——

「匍匍匍，匍匍匍！」誰呀？」「我。」外婆就走進來了。外婆是有尾巴的。外婆跟我們同睡。外婆坐在籬子上，夏落夏落夏落！外婆睡了就吃妹妹了：先吃手，格勒格勒格勒！」

「你跟外婆同睡麼？」

「我們跟外婆同睡的。」

「外婆不吃你麼？」

『哦，我們外婆是吃素的。我們外婆不吃葷的。』

接着小胖子告訴期期——他外婆是個好人。外婆是很大的；比媽媽還大。外婆一聽見小胖子跟人打架就得哇啦哇啦罵，聽見他溜冰也得罵。

『溜冰？』期期瞧着他。

『哪，這樣的：百兒——！』「呀！我們就溜過去了。」

『去溜冰，小胖子，去百……百……百……』

期期忘了那句話怎麼說。總而言之他希望有冰，可是這時候祇有水，要明天早晨才能那個。他老想着溜冰的事，晚上夢見小胖子騎着冰到電影院裏。醒來奶媽給他穿衣裳的時候就喊了：

『小胖子，溜冰！』

院子裏東一塊西一塊黑色的冰，像貼滿了膏藥似的。缸子裏的水結了一層厚厚

的殼——透明透亮的。

風刮得嗚呼嗚呼地叫。窗子不耐煩地挂着——鏘鏘，鏘鏘！風似乎要鑽進屋子裏來。天上的黑雲膠着，厚得像漿糊一樣。

期期要到院子裏去看小胖子溜冰，可是奶媽不肯。太太也在她自己房裏嚷着：「外面不能去呀，乖乖：冷哩。我跟你……」

聲音像從罅子裏發出來的。接着話聲越來越大，太太下了樓。期期瞧着小胖子到了院子裏，期期就拖着太太的手叫着，眉心上那塊青的突了出來；

「我要看，我要看。」

「好，看，看。我們到客廳裏看，我們到……」

太太和奶媽牽着他到客廳裏，伏着窗瞧到院子裏。太太小心地關着房門，還瞧瞧爐子裏的火。

小胖子在院子裏，東瞧瞧，西瞧瞧。石榴皮似的臉上發紫，還有密密的二道道的紋路，彷彿有誰拿小刀在那上面劃過的。衣領上的扣子都脫了線，讓冷風往裏面灌。鼻涕也像結了冰：兩條白柱子一直掛到了嘴上，老是不肯跑開。小胖子舐了舐嘴唇，自言自語地說：

「冰太少。」

幹麼他不溜冰。

「你溜冰，你溜冰。」

可是小胖子沒聽見。他瞧了會兒，忽然嘴裏一聲「達！」跑了開去。他是去打水的，他想潑些水在院子裏讓牠結冰。

「小胖子！」奶媽瞧見他提一桶水來她就嚷。「你幹什麼？不准潑水！……告訴周媽打你！」

期期總想看溜冰；他打奶媽，他叫小胖子潑水。太太一把抱住了他：

『溜冰不好看。乖乖，乖乖，叫小胖子捉麻雀。』

『捉麻雀，捉麻雀。』

捉麻雀可不怎樣容易；牠們跳着叫着，你一走過去牠們就嚙的一聲飛了。小胖子喘着氣，讓鼻涕封住嘴，讓鬚子癢着，他祇是跑到東，跑到西。可是一撲一個空。接着麻雀又停到他對面，咕咕刮刮嚷着。這回小胖子摒住氣，顫着脚尖，猛地就衝了過去。

吱！——脚在冰上一滑就摔了一交。

小胖子剛要哭，可是窗子裏的人都格格地笑，於是他也祇好笑起來。

麻雀抓不着。期期可不高興，大聲吵着：

『我要麻雀，我要麻雀。』

『乖乖不要吵，乖乖……』

『我要麻雀，我要麻雀，我要麻雀……，』

『買給你，買給你，叫小胖子去買，……』

期期哇的哭了。

『我不要買的，我不要……』

『乖乖不要哭，乖乖。……麻雀一點也不好玩。吃橘橘，橘橘真好吃，乖乖……』

太太抱着期期，概起嘴唇親他那粉牆似的臉。奶媽榨着嗓子跟着說橘子比麻雀還好，一面走了出去，可是回來的時候還是空手；橘子吃完了。

期期從來沒碰見過這些不稱心的事，他又大聲哭起來，一面吃力地咳着，臉給漲得發紫。

太太大吃一驚。

『怎麼又咳！乖乖你不舒服麼，乖乖你……奶媽你打個電話給老爺……奶媽你叫車夫去接師大夫來看看。……乖乖你沒有什麼不舒服麼，你肚子裏……』

『我要……我要……』

『橘子就去買，叫小胖子去……小胖子，小胖子！……小胖子你會買橘子麼？』

『會的。我們買過的。』

外面風更大，迎面刮過來像要擋住你不要走路似的。嘴呀鼻孔的都給風遮住了不給透氣。灰色的雲壓在腦頂上彷彿是一塊大得要命的大鐵板。小胖子怕風把他吹得退回家裏去，他就用腦袋使勁地向前面頂着走。兩條腿像踏着水似的那麼吃力。天上那塊灰色板子越壓越重，叫你肩膀都發酸，等小胖子買了橘子回家之後，半空裏就飛起雪來。

雪老是撒米粉似地撒了兩天。

太太很高興，因為期期喝了師大夫的藥就沒咳過第二聲。太太把期期一把摟着：

『期期真乖，期期肯吃藥，一吃就好了。期期真乖，等天晴了叫小胖子堆雪人給你看。』

『我要雪人，我要雪人！』

小胖子起勁地把舌頭在上顎上碰了一聲；

『達！我們會做雪人。我們還會搓雪球。我去……』

這麼着小胖子就一口氣奔下樓，跑到了院子裏。雪堆到了他身上，蓋到他睫毛上。他又蹦到了廚房裏去，想偷一把鏟子來。

廚子把那大腦袋回過來，瞪着眼叫：

『走！』

『越越越！』

『告訴周媽揍你！』

小胖子空着手逃到雪地裏，對着廚房嚷：

『大頭大頭，下雪不愁：別人打傘，他拿個大馬桶在頭上一嵌。』

『滾！』

『操你的媽，呸！』——對廚房那邊射一口唾沫，可是吐到了自己衣襟上。

期期跟着太太奶媽在客廳裏喊着他的朋友。可是太太打斷了他：

『小胖子來了。小胖子來了。快點呀：我們期期要看哩。期期，我們這裏是特

別包廂。』

小胖子蹲着：兩隻腳完全埋在雪裏，屁股也在雪上面——破棉褲綻出來的棉

花，襯着雪就顯得更髒。小胖子一個勁兒在撈着雪，搓成一個個丸子。手冷得疼起來，就放在嘴邊呵了一下。

可是期期覺得這特別包廂還不大滿意。

『我要到外面去。』

『外面冷，乖乖，要生病的。』

『我要去，我要去！』——眉心上那青塊的突了出來。

太太堵着嘴：

『我不喜歡乖乖了，我』

『哇——！』期期哭了出來。』

『好好好，我們到廊子上去看。奶媽你把他皮斗蓬拿來，還有圍巾。』

期期給包得像粽子，祇露出兩隻眼睛。奶媽提個腳爐挨着他。他尖聲喊小胖

子，對他說着些什麼，可是嘴給掩在圍巾裏，別人聽不明白。小胖子一個勁兒把那些雪丸子扔着跑着。有幾個落到雪上，就陷到了雪裏面。有幾個釘到了牆上，就成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大扁臉。

「小胖子，扔得高，扔得高！」

「我們這個扔得高。」

這扔得高的一個雪球落到了小胖子腦頂上，給摔得粉碎。石榴皮似的臉上全是白屑，嘴呀眼睛的都睜不開來。小胖子不知道這到底是應當笑還是應當哭，他打不定主意，就乾叫着。

還有些雪粉從衣領裏掉了進去，打脊背一直冷到腰邊。接着小胖子又搓第二批雪珠，又扔。玩了幾次玩得膩起來，小胖子就突然撲的倒到雪地裏——仆着。

期期嚇了一跳，叫道：

『小胖子，小胖子，你快：你快……』

馬上小胖子又爬了起來：

『你們看！』

雪上印下了一個人模子：像小胖子再像沒有，鼻子上也有黃鼻涕。太太也說印得真像。

這麼着，一共在雪上面印了五個小胖子的模子。

小胖子身上冒着熱氣。

『我們衣裳結了冰了。』

『小胖子鼻子裏也有水。』

『我們鞋子裏有水。』

太太打了個寒噤，叫期期到裏面去。她帶着八成鼻音告訴期期：期期是乖孩

子，乖孩子是不在外面受涼的。

小胖子全身都是水濛濛的，冰冷的，彷彿光着屁股躺在雪裏。他就溜進了屋子，靠在火爐旁邊。期期也跟着走進來，瞧着小胖子身上冒着熱氣像廚房裏的大煙窗。

『你有水，』期期手指觸在小胖子身上又縮回來。

『我們有許多水：我們有十担，有十八担，我們有……我們有五担哩。』

這麼多水一下子可乾不了。一直到睡的時候還沒乾。周媽瞧見小胖子的衣裳就罵了起來。

『小鬼！死傢伙！玩雪玩得……玩得……』

小胖子一鑽進被窩裏就嚷肚子疼，滾着。可是屁股上給毆了幾下：『睡！不許喊！誰叫你自己……』

咬着牙嚙嚙着，可是周媽到底到樓上去問太太討萬金油。

樓上正在亂忙一氣：期期白天裏着了涼，肚子疼。老爺在打電話給師大夫。太太抱着期期在屋子裏一來一回地踱着。

第二天老爺整天沒出去，在期期房裏陪着。期期肚子不疼了，祇是咳嗽，發熱。

小胖子呢就瀉着肚子，一坐上抽水馬桶就開自來水龍頭似的，叫你聽着不知道他是在拉屎還是撒水。一拉完就輕鬆起來，蹦蹦跳跳到期期房裏。

天晴了。積雪成了硬塊。屋簷下倒掛着一條條的冰柱子，小胖子想叫他那位朋友看他溜冰，可是期期老病着。

「期期你別生病了罷：生病有什麼好玩呢。」  
一連幾天期期祇是咳嗽着，額頭燙得烤白薯似的。

太太一天到晚紅着眼睛。老爺打電話給這個大夫，給那個大夫。許多西醫診得沒什麼辦法，於是化五十塊錢請了一位中醫，期期給灌了三貼藥，那天晚上熱度突然加高。半夜裏臨時請姓繆的那個德國鬼子來，他也搖搖頭，姑且打了兩針。

大家提神吊胆地瞧着期期，像等着什麼似的。只要期期稍爲動一動，他們心就一跳。

期期哼着說：

『我要橘……我要……』

繆大夫說橘子可以吃，太太就發脾氣似地說：

『小胖子去買：』

『小胖子拿着錢跑了出去。月亮發青，跟着小胖子跑。他從水果店裏買了橘子回頭跑，忽然肚子又疼了起來。他嘴裏『達』了一聲，可是更難受起來；肚子裏的

鬼東西直往下面墜，像有十個秤錘吊着似的。他滿臉的汗：滴到龜裂的地方就疼得發抖。

『要出來了要出來了！』

四面瞧瞧：月亮照出來的光像是結了冰。店家都關了門。大街上可能拉屎。肚子裏咕嚕咕嚕響着：那鬼東西祇是想要鑽出來。

他站住一會兒，兩腿夾得緊緊的。一面還用手擦在棉褲上，像塞瓶塞子。

肚子裏響了會兒，那鬼東西倒放鬆了一點。可是他走了幾步牠又想跑出來。一個不留神——那個倒楣的地方一陣熱。他哭喪着臉說：

『一定是牠，一定是牠！』

這麼走走又站站，站站又走走，到底回了家。他手像棗子似的顏色，手背比往日厚了半寸。破的地方扔着血。

「橘子！」

他把那袋橘子一搯到期期房裏就住着樓下跑。幾乎來不及揭便桶蓋——那鬼東西就進了出來。抽水管壞了點兒，水不斷地流：小胖子奇怪自己肚子裏那鬼東西幹麼老拉不完，他就在桶子上坐了三個鐘頭。

第二天小胖子像往日一樣，他到院子裏瞧瞧地下的光滑滑的東西。他揀一塊磚頭放在冰上；一隻腳端上去，那隻腳一撐：百兒——吱！

「一二三！期期病好了。期期來看我們溜冰了。」

九點多鐘的時候忽然奶媽在樓上大聲哭了起來。小胖子顫着脚尖一到期期房裏，他就在門口楞住了。他們大家圍住期期。太太在抽咽着。老爺揩着眼睛。期期靜靜躺在床上；太陽照着他那白得發青的臉。那包橘子放在床邊椅子上，還沒誰吃過。奶媽哭着嚷着，像吵嘴似的：

「期期，你怎麼就去了……期期！……」

窗外瞧見對面屋子的簷下掛着一條條的冰柱子，下面在尖尖的，像山羊下巴上那撮毛，給太陽照得一閃一閃地在發光。

靜靜的溪流

馬國亮



溪水又靜靜地流進來了。

三月的陽光，落在那永不會枯謝的水松針上，南國的溫暖使那些還未枯盡的楊桃樹上，又長滿了嫩綠的新芽，楊桃的軟枝低低地垂在溪邊，長的葉子輕輕地拂在水面，彷彿長髮的少女，在對鏡整理她的晨粧。一朵兩朵凋殘了的銀菊，一瓣瓣的殘桃，和那些被拋棄的老了的白菜葉，隨着軟軟的溪水，沉默地，被飄了出去，又飄進回來。

趁墟賣花的人都陸續地轉回來了。

羅家祠前的一幕，又漸漸地比較熱鬧起來。

他挑着空担子，走過了羅家祠前的狹長的木橋，沿着溪邊的軟軟的泥徑走去。

一雙大的眼睛有時是望望那藍的天，有時是看看那伏在對溪的桑枝上的小麻雀。一隻手擱在扁担上面，另外的一隻閒散地一邊走一邊扯着沿路的綠葉，下意識地把樹葉塞在嘴裏嚼着。永遠在沉思着似的。

經過了那一系列的木板房子，快要轉到那更狹窄的堤邊上的時候，他的腳突然頓了一頓，一塊小石子正打在他的左肩上。他稍爲帶着一些憤怒似的，聳聳肩膀，兩隻又紅又大的眼睛向後面飛掠了一轉，他立刻發現那羅家祠前的一株大榕樹下面露出來的半個小屁股，他放下了空担子，裝做要追趕過去似的模樣，那邊的半個小屁股把整個的小身體移動了出來，然後笑聲夾着嘲弄的聲音，跳跳跑跑的閃到祠後去了。

他停了脚步，伸着拳頭向那邊晃了幾晃，嘴裏嚙了幾聲算是表示了他的憤怒的聲音，摸摸那被打着的肩膀，又挑起了空担子向前走了。

是的，這有什麼辦法呢？像這樣的給小孩子欺負了一下子，在他，實在已經不算是什麼的一回事了的。

從母胎裏出來，他最先便受到了上天的欺負，在他應該會說話的時候還不能轉動他的舌頭。（然而總算是上天沒有對他過份的刻薄，他雖然口不能言，可是耳還能聽。）從那個時候起，他的真名字便被人忘記，不帶半點憐憫意思地給換上了「啞吧」的新號；從那個時候起，他被誣蔑而不能爲自己聲辯，被嘲笑而不能爲自己報復；從那時候起，他便被鄙棄，被搶奪了許多他應得的機會和權利……

靜靜的溪水流進來又流了出去，啞吧現在是二十歲了。陪着唯一的母親，早上把花送到墟上，賣給那些從城裏來買花的花販，回來澆澆花，挑水，淘米。閒的時候，一人坐在樹根下面歇歇。碰了身上多兩個小錢，便偷偷地瞞了母親跑到市上的賭館裏買四門，總要輸得乾乾淨淨了，才抓着腦袋回來。

東家失了一頭小雞，如果遇着他曾經打這家門口經過，他便會被懷疑着是那個長着三隻手的；西家的孩子摔在地上，如果他剛巧站在附近，孩子的母親又得罵他故意把他推倒。婦人們把詛咒落在他的頭上，男人們尋開心地對他說話，孩子們却把他當作一頭小鳥，一隻小鼠似的玩耍的中心。

總之，他好像被忘記了是一個人……

太陽躲在貨船的下面去了。

已經是大家吃過晚飯的時候。啞吧提了他的一雙布鞋子，身上仍舊穿着白天穿着的一件藍布衫，下面的一條黑布褲，仍舊是一隻褲管垂在下面，一隻捲了起來，像動也沒動過似的。他蹲在一列五爪龍藤前面的石板上，兩隻紅的眼睛望着對溪，

對溪的堤上，正走着一班剛從那藥廠走出來的年輕的女工人們。

在這女工之羣裏，啞吧是全都認得的。那是金寶，那是三妹，那是阿英，那是阿順姐……還有那剛剛嫁給大口巴的阿巧，他認得的，他全認得的。

他帶着溫和的微笑望着她們。

那些女人三三兩兩的走着，笑語着，雖然對溪相隔不過一丈多遠，可是她們好像都瞧不見他似的，誰也沒把臉翻過看看他。

笑聲漸漸地遠去，他臉上的微笑也消失了。望着那許多根牛尾似的搖曳着的黑辮子，他咬了一下嘴唇。

於是那年輕的阿全，種番石榴的錦叔的兒子，又走到他身邊來了。

「啞吧，你在想什麼啦？」

啞吧搖搖頭。紅的眼睛朝他翻了一翻。

「不想什麼嗎？你幾時請我們吃喜酒呢？」

啞肥笑了。雖然這個問題已經從阿全，和從許多人的口邊幾千百遍地鑽進過他的耳朵，他永遠不會覺得討厭的。

他拍拍阿全的肩。朝着那班女人指了一指，把手指縮回砌着圓圈，然後把右手掌砌在左手的臂上面，再把雙手提起拍動着手指，鼓起兩腮像吹什麼的，然後兩個手掌合着放在左臂上，把頭斜伏在牠們上面……於是又笑了，又拍拍阿全的肩。

這曾經做過了記不清的許多次數的手勢，阿全早就懂得的。這還不過是這樣的意思：說他要有了像一直疊到臂上面的那麼長的許多的銀子，然後吹着八音笛子，迎他的新娘子回來陪他關覺罷了。

「但是你什麼時候才有這許多銀子呢？」

啞肥指着那些太陽的餘暉，手指畫了許多次圈子，再豎起三個指頭，再向自己

指了一指，又在左臂上砌着。

「三年後便弄到了這許多銀子了？可是，比方三年後弄不到這許多呢？」阿全裝作老成人似的腔調問。

啞吧向自己指一指，兩隻空掌朝天的擺着，聳了聳肩頭。

於是阿全又笑着跳着的走了。

留下了啞吧在後面，望着這昏黯的天色，心裏彷彿又跟着沉重起來。

天氣漸漸地熱了。楊桃樹開花，楊桃樹又結子了。

全個村裏，依舊每天安靜地過着，沒有人要記憶昨天的事，也沒有人要預想着明天的什麼。大家每天清早起來，忙了一日，吃過晚飯，洗過腳又上床了。彷彿溪水流了出去，又流回進來似的，一切都像極其恬靜地。

祇有啞吧的心是漸漸的更加煩惱起來。

這天氣太熱了，他常常這樣地在心裏咒詛着，雖然他嘴裏說不出來。一壁揮着油紙扇，一壁心裏又搬着許多別人早忘記了的記憶出來。阿順姐出嫁了，他記得的，他還到她家裏吃了她的喜酒。還有那個小貨艇裏面的阿蘭，也嫁給那樂廠的年青工人了。他也記得的，這不過是一個月前的事，他親眼看那個黑黑的圓臉的蛋家女，從那掛了紅布的艇上，在爆竹的聲音中，送到那年青的工人的懷裏去，他記得的，他記得的。

楊桃的菓漸漸地漲大起來，啞吧心上的煩惱的石頭也跟着漲大起了。楊桃樹的菓給人家摘下來了，啞吧心上的石頭，誰給他摘去呢？

傍晚，他又照舊蹲在那楊桃下面。看看那些從小艇，艇上滿放着龍眼和香蕉。公子們彈着外國的絃琴唱着歌，姑娘們的粉香夾着夜合的濃烈的香氣飄過來。啞吧雖然聽不懂他們唱的是什麼，可是他心裏反應出一種感覺，他幻想着假如自己正是

艇中的一個呵，那末阿順姐恐怕早就嫁給他了。

沉在這霧一般的夢裏，躺在這軟軟的草上，瞧着天上的星光漸漸的亮了起來。半邊的明月又蹲在那闊大的芭蕉葉上了。他索性把夢做個痛快，他想起阿順姐，想起阿英，想起燒豬，紅雞蛋，又想起阿全，一直又想金寶，最後想到蠶起來像手臂一般長的銀子，才記起明天又是墟日，他才一骨碌的跳了起來。

溪水緩緩地流着，年月靜靜地又給沖去了許多了。溪水流了出去會流轉來，月是去了不再回頭的。啞吧現在是二十五歲了。在他的心上又多加了幾層的記憶。阿英嫁了，阿全現在更多做了幾個園子的主人，而且做了父親了。但是這些記憶還是比較淡薄的，最刻刻使他難忘的是，那個已經離掉他的母親，和那一年比一年壞

的花市。二十五歲的年青人的臉上，彷彿變成了三十五歲的模樣了。

母親已經死掉，在世上他便連那最後的一個親愛的人也沒有了。逢到墟日桃花到墟市的時候，他看見別人担子上面的一串串的茉莉花環，或是一排排的白蘭花，他心裏又忍不住要記起母親來。在往日那些日子裏，當母親還在的時候，他自己的担子也有這些穿起了的花飾來應市的。現在，不特少做了這些生意，而且旁的花業也一年不如一年了。往日，滿滿的一挑白菊，可以買到一元二角，現在呢，城裏來零辦的漸漸少了。每担跌到四角錢也不見得有人來買。他心裏不明白，難道城裏的人們現在連花也不愛玩了？可是懂不懂是另外的事情，有許多花甚至把價錢跌到要貼本也買不掉，這却是像蟲噬到心的一般的痛苦的事實。

每次，當他挑着半担子的花從市上回來，或是雖然把花全賣了，拿着非常低廉的代價回到自己的園子的時候，把担子丟在園門的角落裏，他又得向着這生滿了繁

盛花朵的園子發榜。

這一個雖然並不很大的園子，却是已經養活了他的三代了的。雖然父親去世了以後，本來有四畝多的，一直到母親死後便剩了一畝也不到了，可是現在，眼看着更不行了。縱然這花朵依舊是四季的生長出來，可是換不到錢的時候又有什麼用呢。難道父親死了，便連運氣也帶跑了麼？

他想能夠大哭一場，可是向誰哭訴呵？天依舊是清朗的，黃鸝依舊在唱着，花依舊一般地萬紫千紅，而園門前的溪水也一樣地靜靜地流着。

於是有一天的晚上，他經驗到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失眠。結果使他決定了離開這裏了。

第二次吃過了早飯，他便跑到阿全的家裏。阿全自從他的錦叔死了之後，自己做了主子，而且輪到他的手裏，還多買進了幾個園。並且還承包了城裏許多處的花

業。他很難爲情地終於把這出賣園子的意思用他的手勢對阿全說了。經過了三天的討價還價，結果是五十二塊錢成交，央調中人寫了張地契，這個從他的祖父手創起來的地盤便算是完了。

拿到了五十二塊錢，除了中人的鞋金等等，又還了幾塊的舊賬，他把其餘的紮在腰包裏，回到園中，跑到那自己從小住到大的板屋裏，草草的吃過晚飯，便揀了幾件還可以用的東西都捆紮起來。預備明天清早便叫個擺渡到城裏去，央舅公好歹給他想個吃飯的門路。

昏暮的夜色又像薄霧一般的把這園落籠罩着了。

噫吧，獨個兒坐在那短短の木橋頭上，看着那些在暮色沉沉中，彷彿都睡着了  
的月季，麗春，茉莉，和那些紅的白的黃的菊花。這都是他自己落了種，現在開出  
來的，甚至那地上的紅的老來嬌，紫的紫羅蘭，有那一株不會經過他小心的手指的

灌漑呵。而現在都不屬於自己了。他最後望着那靠西的一株龍眼樹，那樹雖然近幾年來已經不開花了，可是這於他的記憶是深刻的。這樹的年紀要比他還大，他記起在小的時候，這上面的一個平闊的樹榭，不特是母親打罵他時的唯一的逃難所，並且，在那裏是曾經度過了多少童年的快樂時候呀。在往日這些暖和的日子裏，吃過了早飯，他慣常和他的姊姊躲在上面鬥草，一直到他父親回來吃晚飯的時候才溜下來。姊姊頭一個去了，父親跟着去了。接着連最後的母親也去了。現在，這園子裏留下來的獨一的自己，明天也得拿了包袱跑出園門外了。

想到這裏，那自從母親死後便不曾流過的眼淚，又忍不住的流了出來，滴在腳底下的，剛在不久以前自己鋪種出來的一堆綠油油的草上。

猛地自己向大腿拍了一下，跟着跳起身來，彷彿是罵自己怯弱似的，把木門帶上，一直跑到園外，踏着軟軟的泥徑，過了木橋，一直跑到近市的一間小酒樓上，

打了半斤雙蒸，一盤牛肉，一盤魚片，痛痛地吃喝了一回，一直到天色全黑了，他才向店夥借了把火枝燒着，向回家的路上照着走。

青蛙四處咯咯地叫着，連續地打破這夜的沉寂。啞吧拿着火枝，一路上溪水映着火光，把他的面染得紅紅的，忽明忽暗地，彷彿有個頑皮的孩子，在他面上塗上朱紅的顏色，抹去了，又塗上橙色，又抹去了，又另塗上去的連續轉換着一樣。

將近到羅家祠，他正在穿過了那一叢的橄欖樹，踏上溪邊的石堤的時候，他的半醉的眼睛，突然在這紅紅的火光下面發現一個倒在地上的。把火枝放得近一點。把這個人的臉旋過來看，他嚇了一跳，這不是金寶的爹爹六伯麼？他搖了他兩搖，他却動也不動，手和腳都拘彎着。他朝四面看看，半個人影也沒有。

現在，他的酒意完全醒了，把火枝放在地上，雙手把六伯抱起來掛在肩膀上，再提起了火枝，經過了羅家祠，望着六伯的家門走去。

從此啞吧却又留在六伯的家裏。

因爲六伯雖然死了，啞吧熱心的幫忙却是記在別人的心裏的。那天夜裏他把六伯抬回來，又忙趕着去叫醫生。一直到第二天死了，料理身後，買棺材，掘墳，全是啞吧一個人替他們奔走。那時候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全個心思都在幫助六婆的這件事上面，一直等到喪事過了，人也葬了。他覺得沒有什麼好幹的時候便想起了自家來。

於是正當他疊着行當預備走的時候，六婆顛巍巍的擦着眼皮地把他攔住了，她說金寶的爹死了，放下這個大大的園子，女人家又是不中用的，她求啞吧就住在她那裏，早晚沒事，給她們澆澆花，挑挑花色趁市，吃的穿的雖然是粗粗陋陋的，可

是她叫啞吧不必擔心這個那個。她又說她現在才看出啞吧是怎麼好的一個老實人，於是她又提起了金寶的爹，於是她又哭了起來。

啞吧本來不願意答應的，可是看見她這哭哭啼啼的樣子，又見金寶也在陪着母親一壁擦着眼睛一壁向他央求着，他的心便軟了起來，他索性把紮好了的包袱又解開了。

從此啞吧便成六婆家中的一個。

他愛聽六婆的嘮嘮叨叨的話，但他更愛聽金寶的輕聲輕氣的句子。金寶今年十九歲了。年頭的時候本來便預備給她說親的了，可是現在却因為六伯的死又攔起來了。這些，啞吧是不管的。祇要他能跟着金寶，即使是遠遠聽見她的聲音，他也高興的。

啞吧從此又轉到另一種生活上面，他彷彿覺得自己又比前年青了。

金寶淘米，他搶着要替她做。金寶摘菜，他一定得把竹籃子搶過來，說他比她會摘快一點。金寶挑水，他立刻做手勢叫她回轉去看着六婆，讓他自己挑。金寶到了藥廠，他總得借故在藥廠附近來回的跑幾趟，心裏惦掛着爲什麼她還不放工？

他愛金寶嗎？誰知道！可是，在他自己心裏，却不敢存這念頭。他明白金寶早晚要嫁人的，而且他更明白金寶要嫁的決不會是自己。金寶家裏有個大的園子，她一定得嫁個有更大更多的園子的丈夫。自己根本便是個窮光蛋，夠不上的。

有時候他自己想，要是不留在這裏，到城裏去碰碰運氣，也許要創得好世界來呢？然而這不過是想想而已。金寶既然早晚快要嫁給人家，自己的好世界，真不知從那裏說起呢。他什麼都不想，祇望六婆不攆走了他，讓他能多留些時日，多看金寶幾次。

其實六婆根本沒有攆走他的意思。她喜歡啞吧；正和金寶也喜歡他一樣。當

啞吧不在跟前，六婆往往要嘆息着說這樣的一個好孩子，却活着不會說話，真不知天公爲的是什麼道理啦。金寶呢，她的同情心至少是不會少於她的母親的，每當吃過晚飯，大家坐在木棉樹下面談着的時候，金寶看見啞吧這樣吃力地動着手來做手勢表示他的意思的情景，她的眼睛就會漸漸地從歡快轉到憐憫，一種不知來自何處的又似輕微，又似沉鬱的痛苦，便恰像黃昏的暮色一樣，輕輕地襲進她的心上。

這樣的在無言中的同情，這一雙像聖母般的溫婉的凝望的眼睛，往往給啞吧的心裏來一個飄忽的打擊。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自有生以來，不曾經驗過有這樣的一雙眼睛向他注望的。不過他明白這不是一雙惡意的眼睛，於是他心裏又覺得高興起來。可是這種喜悅好像不容易捉摸的，因爲他不十分敢相信自己的忖度。

這也許可以說是自他有知覺體味着人生以來的第一次所過着的最快樂的日子。可是這快樂却不長久的。正如許許年代相傳下來的習慣一樣，金寶終於嫁人了。那

被選爲這六婆的女婿的是一個佔有六個大園子的富戶的兒子。

在某一個黃昏裏，一輛花轎來到門口，在聒耳的爆竹聲夾着八音的強大的笛聲中，金寶便這樣地被扛去了。

現在，啞吧真的覺得好像什麼都完了，並不是爲生活問題，關於這一層，六婆早就對他說過的。她把園子的大半個給了金寶做粧奩，留下小半個自己靠着活，她還這樣對啞吧說過，說她此後用他的時候更多了。可是啞吧沒有把這些話記在心上，他看金寶給扛去了，便好像再經驗到四個月以前一樣的情景。覺得非馬上離去此地不可了。他預備等金寶的喜事完全過了之後，便立刻到城裏去。

決定了一切，心裏反爲好像輕鬆了點。金寶的花轎抬去了。他咬着嘴唇叫自己不要想她，他整天的奔走，滿頭大汗的幹這個幹那個。見了人就笑。六婆借了羅家祠來擺酒，人家吃喝了許多，啞吧也一樣地吃喝了許多。

這正是中秋節的前幾天。天氣還熱得利害。特別是那天。大家都一面揮扇抹汗一壁喝酒。到七八點鐘的光景，客人都陸續地散去了。祇留下了六七個還在興頭不淺地在猜拳賭酒。啞吧雖然沒精打彩，可是總不能不敷衍着替六婆陪他們。

快到九點鐘的時候，外邊忽然刮着風，夾着閃電，和隱隱的雷鳴，預告着大雨要來的樣子。大家都吃得半個醉了，瞧瞧這麼的天色，都想着趁雨未會落下之前回家，便都抽起了鞋跟走出來。六七個人中，有兩個拿了燈籠，有些預備了些柴枝，祇有阿全拿的是一支手電筒，他便走在後面，把電筒亮着，讓光從別人的腳跟穿過去。啞吧呢，却走在最後，拿着燈籠，預備送他們一程。

大家帶着酒意，一路上說說笑笑的。正過了橋，沿溪邊的泥路走着的時候，忽然有個人高聲地叫了出來：

『啞吧，你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呢？』

接着大家哄然笑了。於是另外有一個又笑着說：『快了吧，讓我來做個媒……』

『是呀！』另一個人接着說，『東村裏有個大舌頭的漂亮姑娘——』

大家便立刻想起了那個有條大大的舌頭，永遠擱在嘴唇外面，也永遠不能說話的那個姑娘，於是便不約而同地大笑起來。

大滴的雨點已經疏落地打下來了。

在黑暗中，除了照在地上的電燈和燈籠的光，啞吧臉上的表情是沒有人瞧見的。他不能說話，並且在黑暗裏，也沒人會注意他做手勢。

『哦，我記起來了，』在笑聲稍爲低了一點的時候，阿全的聲音又揚了起來，『我記得的，啞吧，你從前對我說過多少次數了，那時候，你說三年後便娶親，現在多少年了？現在是過了五六年了啦……』

笑的聲音又像炮竹似的爆了出來。

『還有呢——』阿全又嘲笑地續下去，『你說三年後便有疊到手臂上一般的銀子，這樣，這樣，』阿全一壁說一壁學着啞吧的把右掌砌上左臂的手勢，不管人家瞧見不瞧見，『現在銀子疊到多少高了？還是藏在你的圍子裏呢？』他笑着，一邊得意地拍着啞吧的肩。

聽的人又笑了，又想起啞吧出賣了圍子的事，更笑得利害了。

正在笑聲最高的時候，大家忽然發覺腳底下的電炬光突然搖動着，祇聽見吱呀的一聲，阿全倒了下來，頭觸在堤邊的石塊上，跟着一個翻身，滾落溪裏。

大家都驚嚷起來。

雨點更大，風也更大了。溪水漲得滿滿的，給風捲着漩渦。沿溪的樹葉給吹得颯颯作響。

正當大家忙着把阿全扯上來的時候，在閃電的寒光下面，有人看見啞吧還在緊握着拳頭，給風吹豎着的頭髮覆着那個漲紅的臉，好像正等待着誰人要同他講話的時候，他便準備用他的拳頭回答的樣子……

第二天，阿全完了。

啞吧，捱了一夜的毒打，肩解送到城裏去。這一回，他第二天也便給鄉團當真的帶到城裏去了。

楊桃樹凋殘，楊桃樹又開花了。

溪水依舊靜靜地流着。



春  
陽

施  
塾  
存



嬋阿姨把保管箱鎖上了，走出庫門，看見那個年輕的行員正在對着她瞧，她心裏一動，不由的回過頭去那一排一排整整齊齊的保管箱看了一眼，可是她已經認不得那一隻是三〇五號了。她望懷裏一掏，剛才提出來的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的金金好好在內衣袋裏。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

好天氣，太陽那麼大。這是她今天第一次感覺到的。不錯，她一早從崑山趁火車來，一下火車，就跳上黃包車，到銀行。她除了起床的時候曾經揭開窗簾看下雨之外，實在沒有留心過天氣。可是今天這天氣着實好，近半個月來，老是那麼樣的風風雨雨的沒得看見過好天氣今天。却滿街滿屋的暖太陽了。到底是春天了，一晴就暖和，她把圍在衣領上的毛絨圍巾放鬆了一下。

這二月半旬的，好久不照到上海來的太陽，你別忽略了，倒真有一些魅力呢。倘若你是像前兩日一樣的陰沉天氣，當她從玻璃的旋轉門中出來，一陣冷風撲上臉，

她準是把一角圍巾掩着嘴，雇一輛黃包車直到北火車站，在待車室裏老等下午三點鐘開的列車回崑山去的。今天撲臉上的乃是一股熱氣，一片晃眼的亮，這使她平空添出許多興致。她摸出十年前的愛爾琴金錶來，十二點還差十分。這樣早，還好在馬路上走走呢。

於是，崑山的嬋阿姨，一個兒走到了春陽和煦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來來往往的女人男人，都穿得那麼樣輕，那麼樣美麗，又那麼樣小玲玲的，這使她感覺到自己底絨線圍巾和駝絨旗袍的異墜。早知天會這樣熱，可就穿了那件雁翎縐絨旗袍來了。她心裏划算着，手却把那絨線圍巾除下來，摺疊了搭在手腕上。

什麼店舖都在大廉價。嬋阿姨看看綢緞，看看瓷器，又看看各式各樣的化粧品，絲襪，和糖菓餅乾。她想買一點嗎？不會的，這一點點定力他是有的。沒有必需，她不會買什麼東西。要不然，假如她捨得隨便花錢，她怎麼會犧牲了一生的幸

福，肯抱牌位做親呢？

她一路走，一路看。從江西路口走到三友實業社，已經過午時了。她覺得熱，額角上有些汗。袋裏一摸，早上出來沒帶着手帕。這時，她覺得有必需了。她走進三友實業社去買了一條毛巾手帕，帶便在椅子上坐坐，歇歇力。

她隔着玻璃廚窗望出去，人真多，來來去去的不斷。他們都不像覺得累，一兩步就閃過了，走得快。愈看人家矯健，愈感覺到自己的孱弱了，她抹着汗，懶得立起來，她害怕走出門去將怎樣擠進這些人的狂流中去呢？

到這時，她才第一次奇怪起來：爲什麼。論年紀也還不過三十五歲，何以這樣的不濟呢？在嶠山的時候，天天上大街，可並不覺得累，一到上海，走不了一條馬路，立刻就像個老年人了。這是爲什麼？她這樣想着，同時就埋怨着自己。應該高興逛馬路玩，那是毫無意思的。

於是她勉強起身，挨出門。她想到先施公司對面那家點心店裏去吃一碗麵，當中飯。吃了麵就雇黃包車到北火車站。可是，你得明白，這是嬋阿姨剛才挨出三友實業社的那扇玻璃門時候的主意。要是她真的累得走不動，她也真的會去吃了麵上火車的。意料不到的却是，當她望永安公司那邊走了幾步路，忽然地讓她覺得身上又恢復了一種好像是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讓她混合在許多呈着喜悅的容顏的年青人底狂流中，一樣輕快地走……走。

什麼東西讓她得到這樣重要的改變？這春日的太陽光，無疑的。牠不僅改變了她底體質，簡直還改了她底思想。真的，一陣很騷動的對於自己的反抗心驟然在她胸中灼熱起來。爲什麼到上海來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沒錢的人沒辦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來玩一趟，現在，有的是錢，雖然還要做兩個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塊來。况且，算牠住一夜的話。也用不了一二十塊錢。

人有的時候得看破些，天氣這樣好！

天氣這樣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躍的氣象。每一輛汽車刷過一道嶄新的噴漆的光，每一扇玻璃廚上閃耀着各方面投射來的晶瑩的光，遠處摩天大廈底圓飯形或方形的屋頂上，耀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對面的點心店，好像被陽光忘記了似的，呈現着一種抑鬱的烟煤的顏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頓飯。嬋阿姨不想吃麵了。但她想不出應當到什麼地方去吃飯。她預備叫兩個菜，兩個上海菜，當然不要崑山吃慣了的東西，但價錢，至多二元，花兩塊錢吃一頓中飯，已經是很費的了，可是上海却說不來，也許兩個菜得賣三塊四塊。這就是她不敢闖進任何一家沒有經驗的餐館的理由。

她站在路角上，想，想。在西門的一個館子裏，她曾經吃過一頓飯，可是那太遠了。其次，四馬路，她記得也有一家；再有，不錯，冠生園，就在大馬路。她不

記得有沒有走過，但在她記憶中，似乎冠生園是最適宜的了，雖則稍微有點憎嫌那兒的飯太硬。她思索了一下，彷彿記得冠生園是已經走過了，她怪自己一路沒有留心。

禪阿姨在冠生園樓上揀了個座位，墊子輕輕的，當然比坐在三友實業社舒服。侍者送上茶來，順便遞了張菜單給她。這使她稍微有一點窘，因為她雖然認得字，可並不會點菜。她費了十分鐘，給自己斟酌了兩個菜，一共一塊錢。她很滿意，因為她知道在這樣華麗的菜館裏，是很不容易節省的。

她飲着茶，一個人佔據了四個人底座位。她想趁這空暇打算一下，吃過飯到什麼地方去呢？今天要不要回崑山去？倘若不回去的話，那麼，今晚住到什麼地方去？惠中旅館，像前年有一天因為銀行封關而不得不住一夜那情形一樣嗎？再說，玩，怎樣玩？她都委決不下。

「溜眼，看見旁邊的圓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和一個孩子。似乎是一個小家庭呢？但女的好像比男的年長得多。她大概也有三十四五歲了吧？嬋阿姨剛才感覺到一種獲得了同僚似的歡喜，但差不多是同時的，一種常常沉潛在她心裏而不敢升騰起來的煩悶，又沖破了她底歡喜的面具。這是因為在她底餐桌上，除了她自己的外，更沒有第二個人。丈夫？孩子？

十二三年前，嬋阿姨底未婚夫忽然在吉期以前七十五天死了。他是一個擁有三千畝田的大地主底獨子，他底死，也就是這許多地產失去了繼承人。那時候，嬋阿姨是個剛健的小姐，她有着人家所稱讚爲「卓見」的美德，經過了二日二夜的考慮之後，她決定抱牌位做親而獲得了這大宗財產底合法的繼承權。

她當時相信自己有這樣大的犧牲精神，但現在，隨着年歲底增長，她逐漸地愈加不相信她何以會有這樣的勇氣來了。翁姑故世了，一大注產業都歸她掌管了，但

這有什麼用處呢？她忘記了當時犧牲一切幸福以獲得這產業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想到這份產業對於她將有多大的好處？族中人的虎視眈眈，去指望她死後好公分她底產業，她也不會有一個血統的繼承人。算什麼呢？她實在祇是一宗巨產底暫時的經管人罷了。

雖則她有時很覺悟到這種情形，她却還不肯浪費她底財產，在她是以爲既然犧牲了畢生的幸福以獲得此產業，那麼惟有刻意保持着這產業，才比較的是實惠的。否則，假如她自己花完了，她底犧牲豈不更是徒然的嗎？這就是她始終吝嗇着的緣故。

但是，對於那被犧牲了的幸福，在她現在的衡量中，却比從前的估價更高了。一年一年地閱歷下來，所有的女伴都嫁了丈夫，有了兒女，成了家。即使有貧困的。但她們都零外有一種愉快足夠抵償經濟生活底悲苦。而這種愉快，她是永遠豈

羨着，但永遠沒有嘗味過，沒有！

有時，當一種極罕有的勇氣奔放起來，她會想！丟掉這些財富罷，去結婚罷。但她一攬起鏡子來，看見了萎黃的一個容顏，或是想像出了族中人底諷笑和諷刺底投射，她也就沉鬱下去了。

她感覺到寂寞，但她再沒有更大的勇氣，犧牲現有的一切，以衝破這寂寞的霧圍。

她凝看着。旁邊的座位上。一個年輕的漂亮的丈夫，一個與高采烈的妻子，一個活潑的五六歲的孩子。她們商量吃什麼菜着。她們談話。她們互相看着笑。他們好像是在自己家裏。當然，他們並不怪憐阿姨這樣沉醉地耽視着。

直等到侍者把菜着端上來，才阻斷了憐阿姨底視線。她看看對面，一個空的座位。玻璃的桌面上，陳列着一付碗箸，一付，不是三付。她覺得有點難堪。她懷疑

那妻子是在看着她。她以爲我是何等樣人呢？她看得出我是個死了的未婚夫底妻子嗎？不僅是她看着，那丈夫也注目着我啊。他看得出我並不比他妻子年紀大嗎？還有，那孩子，他那雙小眼睛也在看着我嗎？他看出來，以爲我像一個母親嗎？假如我來撫養他，他會不會有這樣活潑呢？

她呆看着堅硬的飯顆，不敢再溜眼到旁邊去了。她怕接觸那三雙眼睛，她怕接觸了那三雙眼睛之後，牠們會立刻給她一個否決的回答。

她於是看見一隻文雅的手握着一束報紙。她抬起頭來，看見一個人站在她桌子邊。他好像找不到坐位，想在她對面那空位上坐。但他遲疑着。終於，他沒有坐，走了過去。

她目送着他走到裏間去，不知道心裏該怎樣想。如果他終於坐下在她對面，照她同桌子吃飯呢？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在上海，這是普通的事。就使他坐下，向

她微笑着，點點頭，似會相識地攀談起來，也未嘗不是坦白的事。可是，假如他真的坐下來，假如他真的攀談起來，會有怎樣的結局啊，今天？

這裏，她又沉思着，爲什麼他對了她看了一眼之後，才果決地不坐下來了呢？他是不是本想坐下來，因爲對於她有什麼不滿意而翻然變計了嗎？但願他是簡單地因爲她是一個女客，覺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坐下來。但願他是一個靦覷的人！

嬋阿姨找一面鏡子，但沒有如願。她從盆子裏檢起一塊蒸汽洗過的手巾，揩着臉，却又後悔早晨沒有擦粉。到上海來，擦一點粉是需要的。倘若今天不回崑山去，就得在到惠中旅館之前，先去買一盒粉，橫豎家裏的粉也快完了。

在旅館裏梳洗之後，出來，到那裏去呢？也許，也許他——她稍微側轉身去，遠遠地看見那有一雙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已經獨自坐在一隻圓玻璃桌邊。他正在看報。他爲什麼獨自個呢？也許他會得高興說：！小姐，他會得這樣稱呼嗎？我奉陪

你去看看影戲，好不好？

可是，不知道今天有什麼好看的戲，停會兒還得買一份報。他現在看着什麼？影戲廣告？我可以去借過來看一看嗎？假如他坐在這裏，假如他坐在這裏……

——先生，借一張登載影戲廣告的報紙，可以嗎？

——哦，可以的，可以的，小姐預備去看影嗎戲？……

——小姐貴姓？

——哦，敝姓張，我是在上海銀行做事的。……

這樣，一切都會很好地進行了。在上海。這樣好的天氣。沒有遇到一個熟人。嬋阿姨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着她在馬路上走，手挽着手。和暖的太陽照在他們相並的肩上，讓她覺得通身的輕快。

可是，爲什麼他在上海銀行做事？嬋阿姨再溜眼看他一下，不，他的確不是那

個管理保管庫的行員。那行員是，還要年輕，面相還要和氣，豐度也比較的灑落得多。他不是那人。

一想起那年輕的行員，嬋阿姨就特別清晰地看見了他站在保管庫門邊凝着她的神情。那是一道好像要說出話來的眼光，一個躍躍欲動的嘴唇，一副充滿着熱情的臉。他老是在門邊看着，這使她有點煩亂，她曾經覺得不好意思摸摸索索地多費時間，所以忽忽地鎖了抽屜就出來了。她記得上一次來開保管箱的時候，那個年老的行員並不這樣仔細地看着她的。

當她走出那狹窄的庫門的時候，她記得她會回過頭去看一眼。但這並不單爲了不放心那保管箱，好像這裏邊還有點避免他那注意的凝視的作用。她的確覺得，當她在他身邊挨過的時候，他底下頷曾經碰着她底頭髮。非但如此，她還疑心她底肩膀也曾經碰着他底胸脯的。

但爲什麼當時沒有勇氣抬頭看他一眼呢？

嬋阿姨底自己約束不住的遐想，她使那憧憬於上海銀行底保管庫了。爲什麼不多勾留一會呢？爲什麼那樣忽急地鎖了抽屜呢？那樣地手忙腳亂，不錯，究竟有沒有把鑰匙鎖上呀？她不禁伸手到裏衣袋去一摸，那小小的鑰匙在着。但她恍彷彿覺得這是開了抽屜就放進袋裏去的，沒有再用牠來鎖上過。沒有，絕對的沒有鎖上，不然，爲什麼她記憶中沒有這動作啊？沒有把保管箱鎖上？真的？這是何等重要的事！

她立刻付了賬。走出冠生園，在路角上，她招呼一輛黃包車：

——江西路，上海銀行。

在管理保管庫事情的行員辦公的那櫃台外，她招呼着：

——喂，我要開開保管箱。

那年輕的行員，他正在抽着紙烟和別一個行員說話，回轉頭來問：

——幾號？

他立刻呈現了一種詭異的神氣，這好像說：又是你，上午來開了一次，下午又要開了，多忙？可是這詭異的神氣並不在臉上停留得很長久，行長陳光甫常常告誡他底職員；對待主顧要客氣，辦事不說怕麻煩。所以，當嬋阿姨取出她底鑰匙來，告訴了他三百零五號之後，他就檢取了同號碼的副鑰匙，殷勤地伺候她到保管庫裏去。

三百零五號保管箱，她審察了一下，好好地鎖着，她沉吟着，既然好好地鎖着，似乎不必再開吧？

——怎麼；要開嗎？那行員拈弄着鑰匙問。

——不用開了。我因為忘記了剛才有沒有鎖上，所以來看看。她覺得有點歉仄

地回答。

於是他笑了。一個和氣的，年輕的銀行職員對她微笑着，並且對她看着。他是多麼可親啊！假如在冠生園的話，他一定會坐下在她對面的。但現在，在銀行底保管庫裏，他會怎樣呢？

她被他看着。她期待着。她有點窘，但是歡喜。他會怎樣呢？他親切地說：

——放心罷，即使不鎖，也不要緊的，太太。

什麼？太太？太太！他稱她爲太太！憤怒和被侮辱了的感情奔湧在她眼睛裏，她要哭了。她裝着苦笑。當然，他是不會發覺的，他也許以爲她是羞赧。她一扭身，走了。在庫門外，她看見一個豔服的女人。

——啊，蜜司陳，開保管箱嗎？鑰匙拿了沒有？

她聽見他在背後問，更親切地。

她正走在這女人身旁。她看了她一眼。蜜司陳，蜜司！

於是她走出了上海銀行大門。一陣冷。眼前陰沉沉地，天色又變壞了。西北風。好像還要下雨。她遲疑了一下，終於披上了圍巾：

黃包車。北站！

在車上，她掏出時錶來看。兩點十分，還趕得上三點鐘的快車。在藏起那時錶的時候，她從衣袋裏帶出了冠生園的發票。她困難地，但是專心地核算着：菜，茶，白飯，堂彩，付兩塊錢，找出六角，還有幾個銅元呢？



朱古律的回憶

葉靈鳳



冷得像水晶一樣透明的一個冬夜。

漆黑的天空上，廣闊無垠的漆黑的天空上，遙遙的祇嵌着一顆銀色的星，一顆和他的心一樣冷靜的星。

她向來說她自己就是一個這樣冷靜的姑娘。

可是，在我被憂鬱壓碎了的胸口上，她的記憶，却像灰一樣的在燃燒着。

漆黑的天空下，寒冷的冬夜的街上，孟加糖果店裏的朱古律糖靜靜的躺在玻璃窗裏，被水蒸氣包圍着。在蒙着水蒸氣的玻璃窗上，有誰用手指畫了兩顆心，被一隻箭穿着的兩顆心，從濛濛的水蒸氣當中，露出了躺在玻璃窗裏面的朱古律糖。

在我書桌的抽斗裏，也有這樣的朱古律糖躺着。不過，在我的胸口上，却祇有一隻箭，沒有被一隻箭穿着的兩顆心。

這因為她向來就是這樣的一個冷靜的姑娘。朱古律糖的香氣是古典的，朱古律

糖的滋味是憂鬱的。她是冷靜的姑娘，她的記憶却像灰一樣的在我被憂鬱壓碎了的胸口上燃燒着。

古銅色的朱古律的記憶囉！——

那時候，用着年輕的心，少年人的熱情，我送給她火紅的玫瑰花，夏天一樣騰沸着的戀慕，她却送還我輕愁的紫丁香花，古典的拘謹的朱古律糖。

紫丁香花躺在我的書堆裏，朱古律糖躺在我的書桌裏，憂鬱却壓在我的胸口上。

『爲甚麼這樣的薄情呢？爲甚麼這樣的冷靜呢？』

『我是個冷靜的姑娘囉！』用着紗一樣輕快的聲調，睫毛遮住了海那麼深遠的眼睛，她這樣低低的說了。她不知道旁人的憂鬱，因爲她是個冷靜的姑娘。

『你記得聖經上所說，七個童貞女迎接新郎的故事嗎？不要將燈點得太早了，

也許新郎來得很遲，來的時候你將成爲一盞沒油的燈。

不要將燈點得太早！忍耐着，忍耐着，我是個冷靜的姑娘。

『跳躍的心，請嘗嘗這朱古律的滋味，她會使你平靜的。』

她將從孟加糖果店買來的一包朱古律送給我。我將這包朱古律藏到書桌抽斗裏。

我便忍耐着，忍耐着，因爲她是冷靜的姑娘。

可是，古銅色的朱古律的記憶！

X X X

一個冬天過去了，第二個冬天又過去了。在春的新鮮的氣息裏，我將整個年輕的心，放到每一朵花的花瓣上，每一隻蝴蝶的翅子上，祝福着一切，希望她能夠像春水一樣的蕩漾起來。

請點起了你的燈罷，是新郎到了的時候了！我這樣熱切的祈禱着。

她却總是那麼冷靜的。從臥室的窗口，聽見吹着那稔熟的口哨的時候，總是小心的伸出頭來，輕輕的一笑：

「多麼沒有耐性的孩子嚟，怎麼不能多待一刻嗎？」  
便又放下了那才揭起的窗簾。

是怎樣的一對深遠眼睛，是怎樣的一種輕盈的聲音！我要怎樣對她說呢？我能對她說嗎，姑娘嚟，年輕人的戀情如今是像霞一樣的燃燒着了？

在春季傍晚的輕風裏，走在郊外廣闊的煤屑路上，望着她月白色的便裝，想到包藏在裏面的是那麼一顆冷靜的心，我輕輕的嘆息着了。

「怎樣，朱古律糖吃完了嗎？」

「可是，你是不會了解生活在朱古律糖裏面的苦痛的。」

「你說我不了解嗎？」

「爲什麼老是送朱古律給我吃呢？」

「因爲我愛我的媽媽。我不願使我的媽媽寂寞。你不了解女孩子們的心情忍耐着，多吃點朱古律，你自然會了解的。」

從銀色的手提袋裏，她遞給了我兩包孟加糖果店的朱古律。

生活在朱古律糖裏面的命運。

x x x

早知道朱古律就是我的命運，早知道朱古律就是她的命運，我該怎樣的珍惜着那和她一樣的憂鬱的滋味，那古典的香氣！

可是，遲了，遲了。

是那麼一個冷冽的冬夜，孟加糖果店的玻璃窗全給水蒸氣凝住了。玻璃窗裏陳列着的朱古律祇有一點朦朧的陰影。在綠色的霓虹廣告燈的光暈下，她眼睛望了漆

黑的天空說：

『你是知道的，媽媽是怎樣的想念她的家鄉。她憶念着她死去了的丈夫，她憶念着早年夭折的孩子。提起了故鄉明淨南國的天空，媽媽是怎樣的高興，同時又怎樣的頹喪。爲了這樣的原故，所以這一次我是一定同她回去的。媽媽年老了，我怎樣敢再使她受寂寞呢？你了解嗎，並不是我對你薄情。』

我點點頭，我說，我了解了。

望望黑漆的天空，她又說：

『你不怕冷嗎？我們走路回去罷，你送我送到家門口。』

漆黑的天上閃着一顆銀白的寒星。看來是那麼的遙遠，同時又那麼的接近着我們。

沿了荷葉脫盡了的人行道，我和她並了肩踏着自己黯淡的影子慢步着。我想問

她，你去了幾時回來，可是却覺着自己已經失去了說話的聲音。

她忽然問我：

『你爲什麼不開口呢？』

我說，我想問你，你幾時回來，可是却說不出口來。

她低低的太息着：

『回來哩，總是要回來的。可是什麼時候能回來，誰又能預料呢？媽媽是那般年老了，而我自己的身體又是這樣的衰弱。』

我緊傍了她走着，微微的打着戰，覺得天氣突然更寒冷了起來。

漆黑的天上閃着那一顆銀白的寒星。是那麼的貼近着我們，同時又那麼的遠離着我們。

我望着這一顆星，她也望着這一顆星。

走到了她的家門口，她站住了，指着了天上的這一顆星，她幽幽的說：

「見着她的時候，就算見着我罷。想念我的時候，就請吃一點這朱古律罷。」  
說着，將剛才從孟加糖果店裏買來的一包朱古律塞糖到我的手裏。

我忍着滿在眼睛邊上的眼淚。

見了我的這種情形，她突然的又伸出了手掌：

「流罷，讓牠流，不要忍着，讓牠流到我的手掌上罷。」

是的，流罷，油一樣的能燃燒的少年人的熱淚噲！

我用她的手掌蒙住了我的眼淚。

x x x

這就是朱古律的命運。

一個冬天過去了 第二個冬天又過去了，第三個冬天又到了。包在透明的玻璃

紙裏的朱古律，靜靜的躺在我的書桌抽斗裏。在街上，在寒冷的街上，在蒙着水蒸氣的孟加糖果店櫥窗裏，也靜靜的躺着同樣的朱古律。有誰用手指在蒙着水蒸氣的玻璃下畫了兩顆心，被一隻箭穿着的兩顆心。

可是，她呢？

一顆銀色的星，一個和這星一樣冷靜的姑娘。在我被憂鬱壓碎了的胸口上，她的記憶像炭一樣的在燃燒着。在我書桌的抽斗裏靜靜的躺着包在透明玻璃紙裏邊的朱古律。

朱古律的記憶，憂鬱的古銅色的朱古律的記憶。



戀愛行進

魯 迅



「Good morning」早安

學校裏的空氣忽然改變了。從前是多麼冷靜，現在是多麼熱鬧。到處都聽見「Good morning」。

這是從那個矮子先生去了以後，瘦子范先生來接課的第一天開始的。他第一次跑進課堂，沒有翻開書本來，整整的演講了一點鐘。他說，學英文必須練習說話。他叫我們每天見面時說「Good morning」，散學時說「Good-bye」。那些男同學歡喜得跳了起來。范先生還沒有走出課堂，他們就亂叫着「Good morning」和「Good-bye」。但是我們女同學，沒有這樣的胆量；或者是不愛胡鬧，或者以爲中國人對中國人說外國話是可笑的。男同學最喜歡對我們說這些話，我們老是不有回答他們。一次開級會的時候，曾有一個可惡的男同學提議，見面不說這兩句話

的，要翻。他故意做出醜臉，望着我們幾個女同學。還有一個人提議，以後不但同級的人見面要說這兩句話，連全校的先生和學生也得說。他們議決，不說這話的人，給他一個綽號：啞吧。這個議決案一出來，全校的人都不喜歡被許多人指着叫啞吧，只好也跟着說了。

咳，真鬧得不成樣子！一想到那種情形，汗毛就豎起來。

昨天早晨，約生還叫着我的名字，對我說過：「Good morning，曼麗！」這真使我爲難。我只得輕輕的回答了他一句：「Good morning」立刻轉過身來。「Good morning，曼麗！」今天早晨，他又對我說了。我原是低着頭，裝做沒有看見誰進來的樣子的。他既大聲的說，又叫出我的名字來，我又不能不回答了。

我實在不喜歡「Good morning」。說「Good morning」的人，心裏真有希望別人好的誠意嗎？

「Come to me」到我這裏來吧」

約生常常到我家裏來了。

他對我的爸爸叫伯父，對我的媽媽叫伯母。他很尊敬他們，很對他們親熱。他們也很喜歡他，時常留他吃飯。有一次，他帶了他的雪次來，我們的克明不准牠進來，吵過架；但以後牠們熟了，一見面就搖着尾巴，很要好。

「Come to me！」他幾乎天天要我到他的家裏去。

但我只能一禮拜去一次。並不是我討厭他的家。他的爸爸和媽媽都很和氣。他的弟弟妹妹正像我的立瑟和碧珊，一樣的可愛。他的雪次也和我家的克明一樣的好玩。我是覺得，我和約生既然天天在學校裏見面，就不必再到他的家裏去會他；況且他又常常到我的家裏來。一禮拜一次，去拜訪他的爸爸媽媽和弟弟妹妹，順便帶

着克明，讓牠和牠的朋友雪次玩玩，我覺得已經儘夠了。

還有一層，我覺得很爲難。就是我對他的爸爸和媽媽，不好稱呼。約生對我的爸爸媽媽，是叫伯父伯母的。但我不能學着叫。因爲我本來有伯父伯母。如果學着叫，兩個伯父，兩個伯母，就不能分別了。我對他的爸爸媽媽，只能叫陳伯父陳伯母。我曾經問過我的媽媽，媽媽說是對的。但是，加上了一個「陳」字，總覺得生疏了許多。約生對我的爹爹媽媽這樣親熱，我對他的爹爹媽媽却這樣生疏，這是我很對不起約生的。因此，見到他們時，只得把「陳」字說得輕一點，把「伯父伯母」說得稍微響一點。可是，這樣辦法，我仍覺得抱歉，話還沒有出口，我的面孔就紅了。

「Come to me!」約生總是對我這樣說，無論放學的時候，從我家裏出去的時候。

「Come to me!」甚至我剛剛從他家裏出來的時候，他也這樣說。

我想，這是一句不通的外國話。正和「Good Morning」一樣，沒有什麼意思的。

三、How beautiful you are!「你多麼美麗啊!」

昨天約生對我說了一句奇怪的話。

「How beautiful you are!」這就是他說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晚上。他從他家裏送我出來，到了公園的門口。他望了一望四面沒有人，便低聲的對我說出這句話來。我本來已經拒絕了他到公園去，但聽見了這一句話，我倒想問問他，我到底那些地方生得好，就不知不覺往公園裏走進去了。

「beautiful」我低聲的問他，當我們在冷靜的草地上坐下的時候。

「Yes, Yes, Very, very beautiful」他靠近着我，這樣說。

「什麼地方生得美呢？」

「什麼地方？」他想了一想，纔繼續的說，「眼睛。」

「怎樣是美的呢？」

「又大又圓。」

「還有呢？」

「眉毛。」

「怎樣美呢？」

「又細又長。」

「還有？」

「紅的嘴唇，黑的頭髮。」

還有嗎？」

「多得很，說不清楚，一切都 beautiful」

我很高興。我原來生得非常的美麗。這是第一次，人家說我生得美。我平常總覺得自己醜得很，什麼也不如人家。那曉得剛剛相反。昨晚一回到家裏，立刻對着鏡子仔細評論起來，果然我的眼睛又大又圓，眉毛又細又長，嘴唇是紅的，頭髮是黑的。

但是，昨夜躺在床上想了一夜，覺得約生的話須打一個折頭。據我所知道，眉毛是可以剃了再畫的，嘴唇和頭髮原是紅的和黑的，要更紅更黑，也容易得很。只有眼睛的大小方圓，改變不出來。可是，又大又圓的眼睛並不一定美，小的細的也並不一定醜。我的身材，我的手，我的足，到底怎樣，約生可沒有明白說，也許是

醜的，所以他不說了，只是籠統的稱讚一下。我的牙齒不很整齊，我的額角上有一個傷疤，約生應該早就看到，難道也不醜，而且美嗎？這更使我不相信了。

「How beautiful you are!」我緊緊地記着他的話。我非常願意他多說幾遍。我很喜歡聽「How beautiful you are!」

但是，我也知道「How beautiful you are!」須打一個很大的折頭。

四，I love you only「我祇愛你一個」

約生發了瘋了！

「I love you only!」他竟對我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來。

我以前並沒有看輕他。我總是把他當做一個好人看待。誰曉得他竟毫無心肝！

「I love you only!」爲什麼他要這樣說呢？難道他不是父母生的嗎？他不是吃

飯長大的嗎？

真是豈有此理！昨天早上還沒有上課以前，我和他在花園裏遇到了。他要我到最沒有人去的地方，對我說了這句話。我立刻就生氣了。

「You, love me, only?……only?」我幾乎說不出來了。我的聲音是多麼顫動。

「Yes, you only!」他很堅決的說。

「No other can you love?」我又嚴厲的問他。

「No! Save thee alone!」他勇敢的加上這句話。

我立刻轉身跑了。我不願意聽見這種話。在課堂裏，我一天沒有抬起頭來。我不願意看見約生。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理他。今天早上，他一定又到過我的家裏。但是我早就跑出來了。他會在學校的花園裏尋我，但是我在公園裏。過了九點

鐘，我纔進學校的門。吃午飯的時候，我遞給他一封短短的信，沒有別的話，只要他以後不要找我，我們斷絕朋友的關係。我看見他紅了臉，很慌張。

這完全是他自己不對。他可不能怪我。

他愛我是真的。我也願意他能愛我。就是我自己，我應該承認，我也很愛他的。但是，說只愛我一個人，就顯得他毫無心肝了。他的爹爹媽媽很愛他，他應該不愛他們嗎？他的弟弟妹妹很愛他，他應該不愛他們嗎？他的雪次很愛他，他應該不愛牠嗎？像我，我雖然愛他，我還得愛我的爹爹媽媽，愛我的弟弟妹妹，愛我的克明，愛我的許多的朋友。我願意愛我的人愈多愈好，我也願意愛所有的人，甚至像克明那樣的狗。

「I love you only」我絕對不能說這句話。

Why ?

因爲我是一個有心肝的人。

五、Thou hast my heart「你有我的心兒。」

可憐的約生！自從我和他絕交以來，他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了。他本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喜歡和人家講話，面上常常露着笑容；但是現在，現在像一個半死的人了。他總是低着頭，不說一句話。他的面孔一天比一天青白了。他好像生着大病一樣。

他爲什麼變得這個樣子呢？難道因爲我不理他的緣故嗎？約生是一個聰明的人，我不相信他會不瞭解我。我原是他很好的。我對他沒有一點惡意。只要他明白了，愛着我又愛別的人，我就會原諒他。和他絕交，無非是希望他能夠明白這一層。媽媽已經問過我許多次數，爲什麼約生不到我們家裏來了？但爲了約生，我不

能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的媽媽。媽媽要是知道了，一定更生氣。這不是一樣嗎？倘若我對媽媽說，我不愛他，也不愛爹爹，也不愛弟弟和妹妹，我只愛約生一個人？我要是和約生一樣，說出這句話來，我的爹爹媽媽弟弟妹妹，不曉得要傷心得什麼樣子，氣得什麼樣子哩！

但是，約生不曉得因為什麼，近來糊塗了。他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對我似乎很生氣。他見着我，連招呼也不打了，總是轉過了頭去。我寫信和他絕交了，但是我並沒有說，連*Good Morning*也不要講。范先生有好幾次睜着眼睛望望我，又望望約生：好幾個朋友常常低聲的談論着，眼光對着我和約生。他們一定在那裏奇怪我們，說不定還在批評我。

「*Good morning*約生。」昨天早晨，當我在校門口遇到他時，我對他說。他沒有回答，只抬起頭來，睜着眼望着我，眼光顯得很可憐的神情。

「You are mistake! 約生，」我繼續地說，「我是好意——我仍舊很喜歡你的。」

他呆了一會，仍一句話也不說，轉身走了。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眼水漸漸多起來了。咳！約生！怎麼這樣可憐呀！

「Thou hast my heart!」

我今天接到了一封信，拆開來看，只有一張小小的字條，寫着這幾個字，沒有具名，也沒有我的名字。但那明明是約生寫給我的。我認得出他的字。

我很高興，約生和我並不就真的絕了交。我願意仍和他像以前一樣的親熱。他要是真的不理我了，我也很寂寞的。

不過，「Thou hast my heart!」，我不贊成。這種話只好詩裏寫寫，嘴裏唱唱，很押韻，很好聽，事實上萬萬做不到，也萬萬不能這樣講。我們的心都在我們

自己的身體內，別人從來看不見，自己也從來看不見，更不要說摸到牠，拿了去了。我的心終歸是我的，他的心終歸是他的。

How can I have your heart?

Poetical phrase!

六，Kiss me again「再吻我！」

我和約生恢復從前的交情了。前一星期，我到他家裏去了一次，和他談了不少的話，他恍然大悟了。他承認我的話是對的，知道了他自己的錯誤。他聽見我說我很愛他，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來。他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靠到我身上。他的心中像有很多要說的苦惱的話。我覺得他真可憐，輕輕地撫摩着他的頭髮。最後，他仰起頭來，默默的望着我，過了許久，低聲的懇求我說：

「Kiss me!」

可憐的約生！我完全依從他了。我猜想得到他的心是在怎樣不安的跳動着。

我們從此又是最要好的朋友了。約生又幾乎天天到我的家裏來了。他常常說我是一個 Angel，又慈和又美麗。我但願真能這樣。

「Kiss me again!」

他常常這樣的要求我。

是的，我願意常常和他親吻。正像我和媽媽弟弟妹妹克明等常常親吻一樣。我喜歡他們，愛他們，所以我常常和他們親吻。人家說，親吻是很甜蜜的。但我倒沒有這樣覺得。我以為只要嘴巴不臭就夠。親吻不過是表示親熱的意思罷了。約生是我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也應該常常親吻他。約生的親吻常常比別人的親吻來得有力，來得長久。我好幾次給他親吻得透不過氣來。我真當不住他的親吻。但這樣的親吻

自有另外一種趣味。我倒也願意。所差的只是他不常先Kiss我，老是要我先Kiss他。

「Kiss me again! Kiss me again!」

爲什麼不先Kiss我呢？約生也該先對我表示親熱纔對呀。像爹爹媽媽，總是先Kiss我的。他們可很少要求我先Kiss他們。約生既要和我Kiss，我想他最好是這樣說：Let me kiss you。其實呢，即使改做這句話也是多餘的。我從來不會拒絕過他，他要Kiss我就Kiss我好了，用不着向我要求的。

我現在和約生的Kiss已經比和什麼人的Kiss都多了。這要給媽媽知道了，實在是不大妥當的。我不能讓媽媽生氣，說我對約生比對她還親熱。然而約生總是Kiss了我一次還要Kiss，Kiss了一次還要Kiss。

Again, again, again.....

真淘氣！

七，Marry me「嫁給我罷」

這幾天來，約生忽然對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要求：

「Marry me!」

他第一次向我要求，是在一個晚上。地點是在公園裏。他先要求我和他同居，  
「一次又一次的熱烈的同居以後，他忽然說出這一個要求來。」

我給他呆住了。我不曉得怎樣回答他纔好。過了許久，我纔這樣的問他：

「嫁給你有什麼好處嗎？」

「你將使我無邊的幸福！」他說。

嫁給了他，怎能使他這樣，我實在想不明白。他既然有這個要求，多少總是有

點好處的。但我能得到什麼好處，他可沒有說出來。

「Marry me! 曼麗！」

「讓我仔細想一想吧，」我只好這樣的回答他。

這問題真使我爲難。約生的要求常常是不能拒絕的。但如果於我沒有好處，或竟有害於我，我又怎能答應他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事情，現在不得不仔細想一想了。然而，我從來沒有嫁過人，沒有一點經驗，想了幾天，還是不明白。

What 是嫁人？嫁人的意義怎樣呢？嫁了人做些什麼事，過些什麼樣的日子呢？

憑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女的嫁了人，叫做 a wife，那個男子便是 a wife 的 husband。wife 是和 husband 住在一起的。wife 須聽 husband 的話，跟着 husband 走

。隨後 *She* 就不曉得怎樣生下小寶寶來，喂奶，洗尿布，把小寶寶養大。

此外還有什麼，有利或有害，我不能知道了。這事情，我本想問媽媽看的，但媽媽從來不愛和我講到這些事情，我想不好意思問她。然而，只就我所知道的着想，我覺得也夠不利於我了。我喜歡小寶寶，可是喂奶洗尿布，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骯髒。至於跟着 *husband* 跑，掉開了我的爹爹媽媽和弟妹，我不願意。*husband* 只有一個，爹爹媽媽和弟妹是四個。我甯可不要 *husband*。

「Marry me!」

約生總是天天向我要求。我不能拒絕他，但也不能允許他。怎樣纔好呢？我想這問題還是讓我多想幾年再說吧。因此今天早晨，我決定了一個答復了。

「Marry me! 我的曼麗！」

「請你三年以後再問我吧，我的約生！」我這樣的回答他說。

八，Good-bye「再會」

約生到北平去了。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前兩天他的爹爹忽然接到了一張電報，於是便匆匆忙忙的今天帶着全家走了。

我虧得沒有答應約生，嫁給他。不然，今天怕也被他帶到北平去了。約生的爹爹帶着約生走，約生自然又得帶着我這個Miss走的。我雖然不忍離開約生，但叫我離開我的家，我更不忍。

就是約生，也何嘗不然！

他是怎樣的離不開我，怎樣的願意和我在一起。可憐的約生，爲了我，不曉得流過多少眼淚了。但是他也終於不能不跟着他的爸爸走了。

我昨天一天沒有到學堂去，只是陪着他在公園裏。他說他願意等我三年，但願

我們能夠天天見面，時常見面。但是現在，見面也不能了。他說他從此活著沒有一點趣味了，還不如死了好。他說着，眼淚紛紛落了下來。我盡力的安慰他，好不容易纔使他收了眼淚。

「How can I leave thee, how can I from thou part? Thou only hast my heart, sister believe.....」

這一首英文歌，他低低唱了許多次數。他的眼睛裏含着眼淚。

真的，他心碎了，我也不能不陪着心碎呵。

我今天早晨送他上車。八點半鐘，火車開動了。

「Good-bye! 曼麗！」約生在窗口搖着手。

「Good-bye! 約生！」我也搖着手。

約生終於離開我了。

唉，離別，無論怎樣捨不得，要Good-bye還是要Good-bye的。

Good-bye約生！但願 don't forget me!

# 一個謎的解答

林徽音



「你說好不好？」等王曼麗一走，傅融就問松亭。

「什麼好不好？」松亭反問道。

「我同王曼麗同居一個月。」

「這樣的事情，還得用問人家？自己定當了，也就算了。」

「你看值不值得同她同居，像她那樣的人？」還是決不定似地。

「你不是意思要我說一聲值得？可是怎樣才叫做值得？要是我說了不值得，難道你就會不同她同居？要同居就同居，別儘這樣撩人了。」

「撩人？你的心意也已被牽纏？」

「怎能不呢，像她那樣逗人愛的姑娘！」

「哦，說得多滋潤，可惜她沒有聽見。——好，現在你可以去同她舞了。去！去！」

因為曼麗是在坐傅融的檯子，而且傅融自己又是不舞的，松亭剛才沒有同曼麗舞，只是在舞別的舞女，讓他們可單獨地多談一些體己。現在曼麗檯子坐好了，傅融又在那樣催促，松亭也落得趁勢站了起來，因為在他的心中，也實在想同她舞一次。

「你怎麼剛才不同我舞？」曼麗站起來，倚入了松亭的胸懷中，便那樣責怪着。

「看你們談得那樣恩愛，我怎好意思把你拉開？」

松亭的肩膀上着了一把擗。

「哦！」他的右肩略向下沉了一沉。

「看你要不要再這樣瞎說，」她警告着。「你自己剛才只是在同你的——」她四周望着，在尋找那她所說到的。

「你說這是瞎說，其實是明得無可再明的明說——你們不是還在打算着同居？」

「那是他一方面的意思。」

「那末你一方面呢？」

「哦，我想起了，他說你是童男子，是不是真的？」她的頭略向後傾着，而那望着他的眼睛的眼睛在輕投着嘲弄的笑。

「豈有此理！」

「沒有這樣的事情？」

「不；他怎麼竟會連這種事也對你講。」

「那末你可是童男子？」

「這種事情是說不清的，」他逃避似地說；他最討厭傳融和別的朋友們說他是

什麼童男子，因為他覺得那話中有說他不能成人的意思。

『我却看得出：我看你是童男子。』

『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

音樂已在收尾了。

『等等我告訴你，』她說。

『你這人真該死，』回來坐定了，松亭罵傅融。

『怎麼？』

『怎麼？你對王曼麗說了什麼來？』

『關於你？我說你是一個藝術家，家裏很有錢，汽車很漂亮，只是總不肯娶太

太——』

『也從來沒有接近過女人？』松亭搶着說。

傅融聽了，笑了一個出聲的笑。

「你笑什麼？」松亭問道。「要是你那樣得意，我會破壞你那所在進行着的得意事件，信不信？」

「誰在得意？」傅融申辯道。「我看你急得那個樣子，止不住笑了出來。——好，音樂已開始了，你怎麼不去舞？好，已給人搶去了。」「她的生意真好，那個小妖精。」

「小妖精？你真已給她迷住，這樣說來？」傅融一半是懷疑，一半却也有些相信。

「還差一些兒，總沒有像你的被迷那麼容易。」

「今天我們約她出去如何？這一次你去舞的時候，你把這個意思對她說。」  
「出去了，讓你們兩個人留在一起，而我獨自回到家裏？」

『那會有這樣的事。我們約她出去，到什麼地方去坐坐，談談，回頭我們一起送她回去。一定這樣辦。快去，又要給人搶去了。』

『你的生意怎麼這樣好，手脚稍一慢，就給人搶了去。』

『因為你們兩位來了，我也就增了光，不覺紅了起來。』

『你的嘴真會說，怪不得我的朋友會那樣着迷。對咧，他要我對你說，他要請你出去。我們一起到別的舞場去，或者到什麼珈琲間去坐一會兒怎樣？』

『謝謝你，謝謝你們。可是，對不起，我出去，我——』

『已同別人約好？』

『沒有這樣的好福氣。不是的。我意思，要出去，我要同你單獨出去。我有話要同你說。你明天一個人來。阿好？』

『你有話要同我說？哦，是的。剛才你說你等等告訴我，可是你還沒有告訴

我。」

『告訴你什麼？』

『你說你看得出來，我是——』

『哦，童男子？』

『是的；可是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怎樣看出來的。』

『我看你——我從你剛才不同我舞看出來的。』

『那末，現在呢？現在我不是在同你舞了？』

『現在嗎？現在我不知道了。——好，就算你不是童男子。只是你也沒有回答我，究竟明天你來不來？』

『用不到回答，你知道我是會來的。』

『可是別忘記了，是一個人。』

松亭想把王曼麗的約告訴傅融。可是再一想，不知道她要對他說些什麼話；待她說了，他再一起告訴他，似乎更覺有趣。因此他沒有對他說起那個約。他只說她不去；要出去，要過一天。傅融也是隨便約約的，既然那天她不去，也就這樣過去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臨到松亭的倒似乎成了一個難問題。他想要不要約同傅融一起去？可是他已答應了一個人去的。他終於決定了他一個人去，雖然在他的心中似乎覺得他是在去做一件他所不該做的事情似地不安着。

『不曉得她會對我說些什麼，』松亭一邊想，一邊已走進了那舞場。還沒有坐定，出於他意外地，他看到了傅融和王曼麗在一起坐着。

『她在尋我的開心？』他遲疑地想。『可是她在約的時候又似乎是很正經的。』

他想他還是退了出去再說。他便在被傅融發見的以前退出了那舞場。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有些不解。

出了舞場，想不出別的什麼可去的地方，他便走進了一個附近的珈琲間。

在去的時候，他，除了至多帶點好奇心以外，是沒有什麼存心的，可是現在給這樣一來，心中却有些不自在，而且還似乎感到了空。他想他不能這樣地被戲弄。她爲什麼要戲弄他？她是無須戲弄他的，他又想；也許，傅融的去是他自己要去的，並非像他自己似地是出於王曼麗的約。他要打一個電話去問問清。

電話接通了，他問她怎麼她要他一個人來，她自己却同傅融坐在一起。她告訴他傅融是偶然來的，她已在設法使他走。她還問他在那裏，他便告訴了她。

隔了大約不到五分鐘，王曼麗便來到了那珈琲間。

「我掛了電話，」她說，「沒有坐回去，是直接來的。你怎麼知道我在坐傅融

的儘子？你已經去過？怎麼我沒有看見你？」

末了。她告訴他，在半小時以內，她一定能使傅融走了的，所以在那個時候，她請他就去。

如王曼麗所說地，隔了半小時，松亭再到那舞場去，而傅融果然已不在那里。『你怎麼使傅融走了的，用的是什麼花巧？』松亭一邊舞，一邊問。

『我對他說，松亭先生不久就要來，他還是先走了的好，免得回頭在這里引起什麼風波；他聽了，就乖乖地走了，』曼麗俏皮地回答。

『你這樣地欺侮我的朋友，我可不答應。』  
『我就不相信你對你的朋友會那樣忠心。』

『因為有你那樣的困人的勾引？可是你知道，「我是童男子」——你可知道童男子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好，音樂要完了。你坐到我那里去？」

「不；不要坐什麼位子。」

「你不是說有話要對我說嗎？」

「這里這樣鬧，怎麼能說話。」

王曼麗仍坐回到了她自己的位子上。

第二次音樂開始了，松亭繼續說：

「那未我給你買票子出去？」

「別這樣蠢。用不到買票子；快打烊了，我是可以出去的。就是同我舞的舞票，你也不用買。再過五個音樂，你先出去，在車子上等我——我知道你車子的號頭，我接着就出來。」

松亭在車子等着，在等着曼麗，並在等着那謎的剖解。不久，曼麗來了，他便問她上那兒去。

『讓我看——揚子好嗎？』她說。

『好的，』他便關照車夫開到揚子。

到了，下了車，進了大門，可是在將入舞場的門的時候，曼麗却站住了。

『那裏還不是一樣地鬧？在那裏不能講話；我們要選一個靜些的地方，』她說。

『靜些的？我們可以坐在那角裏的那間小廂中，』松亭提議。

『不；不好。不要舞場。』

『那末，在這個時間，我們可以到那里去呢？』

『看樓上可有空房間。』

他覺到了他自己的羞。怎麼提到揚子，他只想到那舞場，彷彿揚子就只有一個舞場似地。

問了，空房間是有的，他們便上去開了一個。

進了房，曼麗把她的大衣向床上一丟，便疲倦地斜倚在沙法中。

松亭站在梳裝檯邊，在望着她，似乎在靜待那她要對他說的話的說出。

『哦，真吃力，』她開始說。『你怎麼不坐坐，那樣地呆立着？』

『好，我預備好了，現在你好說了，』他坐下了說。

『說什麼？哦！你真要聽我說？我本來想對你說，後來我又想不必對你說了。現在，既然你要聽，我對你說說也沒有什麼。就是關於傅融，你是已經知道了的，他要我同他住一個月，給我六百塊錢，我也答應了。只是在那一個月之內，他不肯讓我到舞場去做。這怎麼可以，又不是長住下去，過了一個月還是要去的，我可不

能間斷。因爲，不要說隔一個月，就是隔一個星期，待我再去的時候，我的大半的客人都會給別人拉了去的。所以我決不定，要不答應他，想請你代我想一想。——你看還是答應他好，還是不答應他好？」

「哦，小寶貝，你選取了這樣的一個地方是爲了要說這樣的一套話。」

「可是你別忘了，這一套話，並不是我自己要說，是你要我說的。」

「好，要說的話已經說過了，現在怎麼樣？」他鬆弛地問道。

「現在怎麼樣？」她不解地反問着，可是在她的不解的眼睛的視線遇到他的視線的時候，那不解也就輕易地被溶解了。

在揚子同曼麗談了一次話以後的接續兩天，松亭都沒有再踏到那舞場去。就是他本來預備把那次談話的前前後後都說給傅融聽的，他也沒有說。他的所以不說，並不是爲了那件事似乎有欺友的跡痕，却是爲了他自己已被玩弄的意味。他想他的

獨自去那舞場，同曼麗一起去揚子，以及去了揚子以後的種種事，都是由她一個人的指使。他會這樣地做一個被指揮者，想來有些不好意思。他還不知道她爲什麼要那樣地安排他，在他還只見到她第二次的時候。她又什麼都沒有從他要，即使是同她舞了所該給她的舞票。他不相信她是會愛他的，而且他最怕的也是她真會愛他。那是不會有的事，他相信。那末她究竟爲的是什麼呢？難道真爲了他的什麼童子？

想到那裏，他有些不愉快，因爲他是不甘願被看做那樣地被玩弄的，雖然在事實上他並不真在那樣地被玩弄。

可是因爲可以有那樣的意味的，所以兩天以來他還沒有重上過那舞場。可是他也不能相信那會是那理由，因此他常在自問道：

『那末她究竟爲的是什麼呢？』

好，正在他雖然深浸在那問題的最深處，而還是追蹤不到一個確切的源流的時  
候，一個解答從外來到了他那里。那是一封曼麗給他的信。在那信中寫的是：因爲  
要過年，最少請他借給她兩百塊錢。

「哦！」他歎了一口深長的氣，而覺得心中輕鬆了許多。

雖然就是曼麗自己也忠告過他不要太蠢的，他却寧可蠢，與其被指使。只是他  
想那數目未免太大了一些，同傅融的一月六百元比起來。雖然，他也並不想把它改  
小。他決定給她如她所要了的。

他便到揚子去開了一個房間就是在兩天以前他所開過了的那個。開好了，他打  
一個電話給曼麗，說：

『你的信已收到。——現在我在揚子。——老房間。——舞場打了烺，請你到  
這裏來。』

一九三四，八，十 付排

一九三四，十，二十 初版

1—2000



實售大洋六角

7/ 82

269264



0.80